

社會小說

卷上

續关裏刀

說部叢書

第25二十集七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續笑裏刀

## 第一章

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約當下午二時。余大隈濱爾佛。自愛丁堡林恩銀行。行出。夥肩錢囊。隨於後。店中執事數人。鞠躬送至戶外。禮至恭也。還憶兩日之前。與最近之昨晨。余尙窮困狼狽。有如道傍遊丐。衣服襤襪垢敝。阮囊所餘。僅三先零。而所借之友指雅南等事。則係在逋之重囚。政府認爲暗殺案之首犯。余亦方爲政府購緝。今一旦襲承家業。陡爲富人。身後則行夥相隨。爲提銀橐。而懷中所藏。則律師阮客樂所給之證書。氣揚揚然。與昨大有天壤之別。誠如英諺所謂運動球已自來足下。祇須蹴之耳。今茲有二事。其密切於余。類碇石之於船舶。其一則極難極險。指速木士及雅南等事。而余方亟須措手者也。其二則關涉余現在所處之地。蓋余前此所歷者。惟豐草大澤。泥淖沙礫之地。與夫冷境僻壤耳。今日覩此黑色高宏之城壁。此擾攘喧嘩之人聲。竟若別有天地。廁行人叢中。似極不慣。且所假阮客樂子之衣。又奇短腰。

甚細。不能合余之體。以如是怪狀而昂然行於行夥之前。自覺亦將令人疑笑。乃油然思先往購合身服飾。而此時則暫以手環行夥之臂。與之並行而前。令人觀之若二好友然。行次入魯根鮑夫店內。購衣一襲。不事華美。但求適宜合身。不致受彼下人傲慢爲度。蓋余非乞丐。驟升馬鞍。見晏寓窮急思自顯耀者比也。旣出。又至甲裝肆。擇購良劍一佩之。亦但求與余階級相合。不求其甚佳者。古紳士皆佩劍劍亦余不善擊劍。苟遇危險。恐致太阿倒持。資盜以柄。雖然有械。則中心安適。終較勝於無也。銀行夥涉世既久。經驗自富。見余之服裝。極以爲然。曰。何必華美。清潔端正。適觀瞻可矣。至於劍。於君輩固相當。若予則寧佩吾牛奶罐耳。復語余最妙。再往牛門後織襪婦處。購絨襪若干。該婦與伊爲姑表親。所織者極耐穿用云。但余尙有他事急須措理。安有暇及此也。余今孑然處此大城中。其房屋稠密。猶如兔窟。人民摩肩而行。道路復岐支紛出。來自異方者。尋友訪親極難。即使其身已抵所欲至之處。而以屋宇排列如林。數多如鯽之故。一時亦極難辨別。以致尋問終日。或僅得之。是以旅人。

習慣。常雇用一童子。其名曰肯甸。能導人至欲至之地。事畢復引還所寓。此輩肯甸既習此業。則全城中戶姓門第。遂不得不悉行察探熟悉。余常聞堪伯露先生謂彼等之同業人。常聲氣互通。因而旅客之動作。咸爲所洞悉無遺。誠無異於捕房之爪牙焉。今余就所處之地位而言。則余苟稍具智略者。寧肯自引此種絲網加諸己身乎。余有三處急須造謁。第一卽余族兄潑爾佛先生之處。其寓在巴路。第二卽鴉冰族所用之經理人史底沃脫處。第三則潑利司格倫脫。司各脫地方之長官也。此三處以巴路最遠。且又在鄉間。余苟竭兩腿之力。自可卽達。其他二處。則迥然異是。蓋於鴉冰暗殺案有關。且余迹涉嫌疑。若往晤其經理人。甚爲危險。且余出入於鴉冰之經理人處。易起人疑。是誠有如脫兔而反縱犬以傷兔乎！然又不能不往。思之既久。乃決計先至史底沃脫處。將余與鴉冰族之交涉先行處置妥帖。再至他處也。此時嚮導則以行夥爲之。乃余甫以史地址告行夥。天忽沛然下雨。余衣履方新。殊不忍令溼。乃趨一巷首。與行夥避雨其中。探身窺巷中。覺所見甚可奇。蓋巷路甚狹。

譽傾斜不平。其兩側皆極高之巍樓。累十數層。每層向街心凸出。至最高一層。則兩樓相距。窄狹如帶。天光自此射入。真所謂一線天也。窺其窗及睹夫楚楚者之出入其門。當是尊貴者之第宅。余方愕視。陡聞步伐及馬蹄聲起於後。回首見騎兵一隊。擁一長身大衣之人來。其人行步頗雅而文。膝腿時時屈。若鞠躬然。手舉而搖曳不定。面險而狡。彼殆已見余。特二人之眼光。未相觸接耳。騎兵旣而止於巷左巍樓前。中有一衣華美之軍服者。啓門。二小兵執所押送之犯以入。餘則荷鎗於外。大凡城中有所舉動。遊民輒闖隨以觀。其時聚而尾隨騎兵來者甚多。有間皆四散。惟三人留。其一乃女郎。服飾類貴家人。首蒙絹帕。色爲特拉蒙族常用之色。古者英人一族有一色號諸一

旗章之

其後所隨二人。則衣服襤襯。余履司各脫地以來。素見不鮮矣。時三人方聚而作土語。呶呶不休。以雅南常習爲之。故聞其聲如好友在側。心至悅也。雖雨已霽。行夥復牽余行。而余竟不欲去。益趨近彼三人。而諦聽之。女郎方申申作詈。其他二人則狀極惶急。似作辭乞恕。余以爲此女郎必貴閥家之公子。時則三人皆以手摸

索其囊。以狀卜之。彼等三人之囊。資不過半。法新而已。久之。女郎忽回顧。余因得窺其面焉。余以爲天下之美女。皆係於其面之嬌。令人一見。心蕩然欲移。足則如爲繩所縛。不能復動。余於是女亦然。一見之下。心中卽不自知何故。但覺實在可愛可慕之至。此女郎眸子如明星。與余目相接觸。余目眩神移。昏然者久之。今尙憶其轉顧時之口吻微動。揣彼女郎似未知余之躡其後。故一見遂不禁驚駭。因而注目於余頗久。余腦蠢愚。乃疑其眩羨余之新服。面乃大赦。女郎則揮其從者而退入巷深之處。呶呶之語聲復作。距離旣遠。乃不復能聞一字。余心中一向餒弱。每羞觀女郎。見則常却走不遑。不敢前進。恐村野之氣。取其嘲笑也。今日在此異鄉新城內。遇一鬪隨犯人後者之青年女郎。與二汚穢襏禮之廝僕。讀者諸君當疑余又引避如前矣。然殊未知此時竟大異於前。彼女郎旣已疑余窺探其祕密。理宜道歉。而余身又方御新衣。佩良劍。際遇泰順。如窮兒已升馬鞍。當決不至復見女郎輩之蔑棄矣。乃忻然躡其後。自除首上新購之帽。力爲文雅而作禮向女郎曰。馬丹。鄙意竊欲令君知。

孺子非解土語者。孺子固曾竊聽君語。實因有良友亦貴鄉人。常作是聲。故聞而不禁欲一聆之耳。至於君之事。則固絲毫未解也。若君作希臘語。或始能猜得一二耳。

意謂希臘語或尙能解。至於土語則一毫不知也。

至

女郎遙以禮相答曰。是固奚傷。狸奴固未嘗不可伺伏君王之側。喻大隈似狸女郎自喻君聲銳而清越如英人。余曰。孺子非取侮辱而來。孺子固不審世

俗。有生以來。未嘗一進愛丁堡城。今日乃第一次也。請以鄉童視之。蓋孺子固鄉間

產。不欲諱也。女郎答曰。誠然。在理安有素不謀面之人。無故而相酬酢於廣衢中者。

但君旣生長鄉間。則不能以是見責。兒亦鄉間人。離此頗遙。余曰。孺子入司各脫尙

未達一禮拜。一禮拜前。尙逗遛鮑而灰特。女郎呼曰。鮑而灰特乎。君自鮑而灰特來

乎。是名兒聞之甚喜。君殆未嘗住久。或未嘗一識兒同族之人。余答曰。孺子在彼時。

幸得下榻於長者騰更特。馬克仁家。女郎曰。余知騰更其人。君稱之長者。誠不謬。且

伊旣長者。其妻亦必長者。騰更夫人余曰。誠然。彼二人誠賢夫婦。而彼地亦甚佳

適也。女郎曰。天下何處尙有善於彼地者。其地之一草一木。兒亦愛之。余此際眩惑

於此女郎。神爲之奪。進曰。孺子恨未攜一枝花饋君。且孺子與君初見時。頗似不相得。今幸已甚洽。孺子願君後此勿復見忘。孺子名大隈。姓濱爾佛。今日方離險阻。承新產。是以今日實爲佳運之日。孺子竊願君因鮑而灰特之故。不忘賤名。孺子亦請密斯將姓名見告。謹以紀念今日之佳運。女郎曰。兒家之姓。不齒於人者。近百年矣。兒。因如彼仙人。無有真名姓。凱脫黎娜特拉蒙。乃兒所常用以爲名姓者。余此時恍然悟其家世矣。全蘇格蘭地。被禁錮不齒於人者。惟馬格利耳一族耳。余乃更深入一間曰。孺子曾得與君同族者一人有一面交。度其人或爲君友。人多以洛並沃意格呼之。女郎呼曰。誠然。君遇洛勃乎。余曰。孺子曾與坐談竟夕。女郎曰。彼誠一夜麪也。余曰。當時室中有笛管樂器數事。君當悟所以能消磨該夜之故。謂因有拉管所  
以能消終夜也女郎曰。君當不致聞而見仇。蓋彼之兄。卽見困於紅衣人。英國而兒稱之爲父者。余呼曰。然則君乃傑姆司馬而之女公子乎。女郎曰。兒爲彼所僅有之女兒。實一囚人之女兒。兒今又悔與不相識者語此。願自忘之也。斯時一廝僕前作不規則之英語告。

女郎曰。彼余爲將何以往購鼻烟。余覩其狀。髮紅而身矮。曲足而碩首。女郎答之曰。納耳。今日祇可聽其無矣。今旣無錢。何從購鼻烟。此實所以警汝下次須加意。否則傑姆司馬耳。將不悅納耳矣。余曰。密斯特拉蒙。孺子曾語君。今日乃佳運之日。孺子今有人負錢囊隨後。孺子猶憶前在貴鄉曾邀優待。！！！女郎曰。待君者。非兒同族人也。余曰。曖。誠然。但君叔父曾以佳樂辱貺孺子。且孺子頃曾欲友君。而君當不致若是健忘。當時君固未會辭却不許也。女郎曰。爲數極微。何敢辱君貺。實告君。傑姆司馬耳今被收於監中。每日常傳至司官處。余呼曰。司官處。！？是否？女郎曰。卽司官格倫脫處。余父常見傳往。亦不省究爲何事。但今似頗有希望矣。彼等禁兒往見。又禁通信。兒等惟伺伏大路側。一見之時。以鼻烟或他物饋之耳。今日納耳將購鼻烟之四辨士失去。傑姆司馬耳過時。一無所得。彼將疑兒忘之矣。余自囊中出六辨士畀納耳。命其速往買備。乃向女郎曰。彼六辨士。乃余自鮑而灰特攜此者。女郎曰。呵。君殆爲格利格之友。余曰。不敢欺君。孺子於格利格及傑姆司馬耳二人素不

相識。但孺子自在此巷晤君。則於君可謂熟識矣。女郎曰。君視兒如何者。兒今伸手向素不相識之人。——乞喻。余不待其語畢。卽曰。孺子無可譏君。惟以君爲孝女耳。女郎曰。兒不欲徒受人惠而不報。請君見詔。何處爲尊寓。余曰。實語君。孺子尙未有一定寓處。蓋自入城至今。爲時尙未達三句鐘。但君若以尊寓方向大約見示。則孺子將試趨謁。一求六辨士。六辨士又解爲佳運女郎曰。兒其信君乎。余曰。君可勿疑。女曰。傑姆司馬耳。不任受此惠。兒家在籐恩村外。傍村溪之北岸。與密斯特拉蒙沃其來同室。伊卽兒伴。必亦極願晤君也。余曰。孺子之事一告畢。卽將趨謁君也。斯時心中復念及雅南。余乃急與女郎作別而去。余行時自維吾等一見如故。談語甚洽。誠爲奇遇。然余設遇一熟於世情而狡智之女郎。則其結果必將反是矣。雜念交并。五中錯亂。此無意識之思想。卒爲行夥語所打斷。行夥曰。君頗狡。君亦頗有心思。但涉世未深。村氣未除也。又曰。然君青年。狀亦尙翩翩。故頗知好色也。頃與彼女郎絮絮不休。何也。余叱之曰。汝再敢有蜚語及彼女郎者。——夥呼曰。女郎乎。女郎乎。汝曾見乎。城中亦

多矣。！女郎！其人乎！若胡不與道間所見之女郎。一一咸作周旋耶。余不覺怒生。喝曰。止。速引導余至告汝之處。嚴合汝蠹口。行夥自後雖不面譏余。然亦不全然服從。行步故爲倨騫。口則作歌以相嘲。其歌曰。

曼來黎。遵彼路兮。舉宴微步。裙帶飄揚兮。下瑤台之玉女。窺彼蟾蜍兮。飾火齊之明珠。美目流盼兮。覺魂隨而魄與。使我顛倒兮。追逐乎東西。欲媚彼兮。彼不睨。將何策兮。媚彼曼來黎。

## 第二章

律師郤而司史底沃脫先生所居。在巍樓之最高層。梯級之構造疑是神工鬼斧。蓋自下達上。經梯凡五十餘級。人力之所不易爲也。余叩戶。書記啓戶相迓。余自行夥手中奪錢囊而叱之去。曰。若往追逐乎東西哉。書記引余入。凡一二室。外室想爲寫字室。書記之桌椅在焉。桌上滿積文紙。內室門啓。一短小精悍之人。方端坐疾書。余入時。彼舉目略一顧。復振筆疾書不已。竟不爲禮。余頗不憚。而書記又復挺立不行。一

似知余與史有祕密交涉者。余乃更不懌。不得已乃詢彼是否律師史底沃脫。其人應曰。然。並云。設此種詰問爲合禮者。則吾亦欲君以名見示。余曰。余之姓名身家。當爲君所從未聞及者。然余之來此。乃受人之託。並有憑信在也。且其人爲君所熟識者。乃前進低聲曰。君知之當甚熟。然余所欲上聞之事。頗不便逕告。且余所擬與君商酌之事。甚祕密。竊欲君能祕之也。史似厭甚。擲筆起立。亦不多言。託事遣書記出。而闔其戶。乃曰。先生今可一罄所欲言。勿復猶疑矣。余曰。余名大隈濬爾佛。乃紹斯地主。至於使余之人。余不必言。謹將其人給余之憑信示君耳。乃出銀鈕。史遽呼曰。先生藏之。可無庸更以姓名見示矣。余知此鈕之主人。惟彼有此鈕。但今彼究在何處。余語之曰。雅南所在。余不確知。伊有一定之地點數處。近愛丁堡城之北。彼晝夜伏其叢莽中。冀候得一舟外遁。余之來相訪。卽爲是。史曰。余知之審矣。余必有一日爲余族人之事而身受死刑。余思此其時矣。買船縱彼。買船縱彼。罪亦大矣。且余安得資買舟者。何愚而好戲若是。余曰。史先生。是則余之責。余攜此錢袋來。倘不敷。則

尙可繼續取來。史曰。予可勿庸詢君用意。余笑曰。是誠勿庸。余實一忽格也。史曰。是果何解者。君爲一忽格！然則何以能有雅南之銀鉢而插身此黑暗之貿易。忽格先生乎。雅南爲在逋之重囚。而又新見控爲嫌疑之要犯。政府方懸金二百鎊。購其生命。而足下慨然乞予爲之助。旣而又告予。謂足下身乃一忽格。赤心爲政府之黨。嘻嘻。予所知忽格多矣。但予從未見有若汝者。余曰。彼爲禁錮在逋之囚。是誠可憫者。但彼實吾好友。余極願其身命安全。彼被指爲嫌疑犯。乃彼之厄運。彼實冤也。史曰。哦。二事固互相結連。雅南不與其事。傑姆亦決不在內也。余遂約略舉告余若何識雅南。若何而牽入鴉冰暗殺案之旋窩。若何遁避於叢林中。以及若何獲承產業。復語之曰。然則先生當已詳知此中原委。而悟余之所以與君族人事有牽涉者之故。亦可以知余之擇律師。所以不可不從謹慎也。今余所欲言者已罄。惟祈君裁答。果肯允爲臂助否。史曰。余初極不願與君晉接。但以雅南之銀鉢故。余必不得不勉力爲之耳。乃拊管曰。君罄語所需可也。余曰。今茲首務當先助雅南出遁。是固勿庸

多贊及者。史曰。予亦似未至若是健忘。余乃曰。其二則。欽欵償克魯銳以欠款計二金磅五先零一辨士又半。及一法新。史錄之。余又曰。尙有亨得蘭先生。乃阿特省傳道宣教師。余願貢彼以鼻烟若干。史曰。鼻烟須購若干。余曰。余意以二磅爲佳。史錄之曰。然則二磅。余復曰。尙有阿黎森店女渠會救雅南及余過峽而脫險。心欲饋彼以時式之新衣一襲。俾得服以往禮拜堂。而聊申謝忱。史復錄之。乃曰。密斯脫潑爾佛。君博愛好施。余甚敬佩。余曰。今日爲佳運之第一日。若卽慳吝如守財虜。豈不可羞耶。密斯脫史底沃脫。今請將所有開銷費用。及應敬君之薪資若干。略作預算。而以袋中餘錢給余。余之爲此。並非吝於全用此錢。以爲雅南安全之計。亦非余窘貧無多資也。特以余此次在行中所提取之款頗多。若立即揮去。復往領取。恐干不便。是故請君約一估計。務以裕足爲度。因余自後不擬再來相擾也。律師曰。敬佩君之謹慎。但余竊謂君以如許錢令吾私意處排似尙未免太冒險也。言時。鼻作嗤聲。余答之曰。余亦不得已冒險爲之。又曰。哦。余尙擬乞君一事。則代爲覓一寓所是也。更

請君於覓寓之時。言語稍慎。勿令人知其爲余爲要。否則余與君相識事。或引起本城司官猜疑矣。史曰。君誠怯魂弱膽之輩。是安足慮者。先生。余決不宣布君名。俾衆周知也。且潑爾佛大隈其人。恐司官非特不加意。且不屑知之也。余曰。彼卽將知之矣。蓋明日余將謁彼。則彼雖昏聾不聰。諒亦能知我其人矣。史聞之。頗滋愕異。反復誦曰。明日汝將謁彼。……明日汝將謁彼。……予其昏愚耶。抑君瘋耶。誰令若謁彼司官者。余曰。余自欲往耳。史喊曰。密斯脫潑爾佛。君其戲余耶。余曰否。君之狀態。固有可戲之處。特余則素不善戲謔者也。史曰。君旣擬謁司官。則必黨於司官之忽格。則何爲頃者又託余救彼逋囚大逆不道反對今皇之雅南乎。余曰。君尙能忍耐須臾乎。余特爲君一剖所疑。蓋余之謁司官。雖或致不利予身。但若因此一謁而得其完全允許。準爲此案之證人。則余可洗刷雅南爲凶手之名。而遮木土之頸。亦得保全矣。君尙不悟乎。史略一張目。乃曰。君卽日日往謁。亦不能得爲此類證人。余可預決之。余曰。然則盍觀之。余旣出此言。必實踐之。史底沃脫曰。若真蠢驢。彼司官等立

意在乘此機以縊遮木士。卽令君百方證說，亦最多得爲雅南證無罪耳。然遮則無論如何，必遭周內煅煉，無倖釋之望。況君未必得證說之便耶？余曰：余想司官亦有人性，當不致如是之惡。史叱曰：彼司官乎？彼儉乃堪伯露氏之黨也。彼堪伯露黨專事噬人。彼司官又何獨不然？愚人乎？汝所處之地位險惡極矣。苟汝力求爲證人不已，則彼等儘可設法執汝而納之賣人船內也。若亦知之否乎？以手力抵余腿，余曰：噯噯！此語余今晨亦嘗聞之矣。史問曰：語若者何人？伊誠確有見地者。余曰：請君恕余，余不能以其名相告。其人亦爲一老而忠之忽格。不欲與聞吾事者。史曰：請君以爲斯事重大，天下人皆宜與問之矣。彼何爲而不然？雖然，姑止不談此。今請且以彼告君之語告余。余乃以在紹斯事前與阮客樂相問答之語告之。史聆之曰：然然。彼言甚是。君如不自慎者，則將與遮木士同縊矣。余曰：是事險則險矣，但結果則未必如是。史呼曰：險！險！乃默然坐。移時復曰：君赤心爲友，不顧艱難，余誠羨佩不已。但予終謂君於此事勿進涉過深爲妙。余雖爲史底沃脫氏，然愧未嘗爲同族宣力。

若是之忠。蓋余決不能因一史氏族人而不稍爲身謀。卽令今日事關史氏全族。余亦不能慨然若君也。至冒險二字。曇予雖亦曾冒險頻危。經歷不少。然終未能若君之勇決也。雖然。君今方與堪伯露族交涉。而見審於堪伯露族之采地。受堪伯露族之法官判斷。密斯脫濱爾佛乎。試思汝能占優勝否乎。余曰。人所猜度。各有不同。堪伯露氏未必如此可惡。且余父曾請一堪伯露氏爲余之保護人矣。其人誠長者也。史曰。君父子二人。誠可謂難父難子。予業律師。君固知之。然予亦甚好讀書。頗嗜酒。此外樂於繪有趣之文件。清理契約。及辯論於法庭之上。而每禮拜六下午則與人賽球耳。濱爾佛君觀之。余染司各脫人習氣否。余曰。君可謂僅染有一些蘇格蘭野人之習耳。史曰。一些乎。一些無之。人乎。予固司各脫人也。余族每大會聚樂時。余則跳舞以娛衆。現族人及族名皆去矣。而予父又以此最佳之營業傳授於余。於叛逆不軌之人。則爲設法令逋逃海外。而於散居四方之同族。則加照料。日前予表弟名小阿特歇而者。因爭其後妻之財產。而遭禁錮。予又不得不費唇舌以

擴之矣。昨又有一史氏童子被捕至遲至於明日必有人來呼余爲彼辯護矣。此與余前途之安全又有妨礙也。實告君。余若解希伯魯文字者。予必棄此業而往爲敎士矣。余曰。君境地誠艱難哉。史呼曰。艱甚。此予之所以奇君之可已而已。甘心冒險以爲史底沃脫氏人効力也。余曰。余實因良心上不安。故不肯袖手耳。史曰。善。此誠美德。現予書記歸矣。請君恕予。予今屈君與予等共餐。餐後。予將爲君覓一安善寓所。余急作手勢。止其聲。不令書記得聞。史曰。君可無慮。樂畢。彼亦史底沃脫族人也。予二人同業。伊所協救之逋囚。及舊教人數。乃多於其面上之毫毛。樂畢。實余之左右手也。乃向樂曰。今吾徒有何人過海者。樂畢曰。今則有恩迪史恭嘎而蟋蟀兒之船主也。余昨亦曾見后茜森。伊尙未得船。託姆、新特。亦將出海。但近見託姆新交奇異之友人甚多。皆似官中人。頗可疑也。予其語之乎。史曰。樂畢慎之。此逃人值二百金磅也。樂曰。嚇。其人當非雅南。史曰。欲逃者。正爲雅南。樂畢喊曰。然則難矣。雖然。余將試干恩迪。其人較爲安善也。余問曰。事大難乎。史曰。密斯脫灤爾佛。茲事之結。

果。固無從先知也。余續問曰。頃聞書記言及一人后茜森者。竊疑彼卽苛威能悌船之后茜森。君寧將信用之歟。史曰。后茜森固嘗開罪於雅南。但於鄙人處。尙不甚惡。若苟與嚴訂條約。多贈資幣。則彼亦肯載雅南。而且措理諸事。亦甚妥洽也。樂畢若以爲如何。樂畢曰。雖然。總未有誠正如愛力者。余極信賴之。即使逃人爲鴉冰。亦可無虞。史曰。是否卽其人延致彼醫士者。樂畢曰。卽其人也。史曰。余聞彼後此仍復將醫士載回。有諸。樂畢曰。然也。余曰。然則知人維難矣。史曰。密斯脫潑爾佛。是則君入室時。予所未能想及者也。喻史初亦未能知大隈爲人之善也

### 第三章

次日清晨。余甫自夢鄉回。卽起身取新衣加體。早餐既畢。乃出寓。往巴路謁族兄潑爾佛先生行際。自思雅南今已得安全之障衛。但遮木土之事。則尙大難。余後日之結果。或者竟符阮史二人之語。未可知也。蓋余今似登山者之已登峰頂。而自縱身下躍。前此攀登之時。雖已經無數艱險。如求富如求正式。承繼財產及求盛衣良劍。

等今皆如意而得而卒之則死死固不足惜若徒死而又蒙通叛協逆之名則大不善矣思念間已出大路向小徑折行過勒司溪之北復自思曰余今第一事當救遮木士蓋一念及該夜余在其家所見恐慌之情景及其妻子之號呼以及余當時所允之語中心難安之極然同時又作一別念以爲遮木士或死於牀或死於刀劍與余大隈濱爾佛何涉且遮木士雖爲雅南之表兄弟然爲雅南者最妙莫如急自隱避袖手聽彼皇帝以及彼鷹鷗自啄其同類之骨且當此案發生余等在旋窓中時遮木士並未熱心代爲憂籌如余今之對彼也不助之又何傷既而又易一念自爲余之救遮乃欲表彰公理不欲無辜者枉死耳且余曾以大言告阮客樂及史底沃脫謂必援遮木士矣余爲言行名譽計亦必竭力爲之以達目的否則人豈不將笑余爲大言好欺之孺子乎則無寧冒險以救友且可得優美之名譽爲善乎未幾而怯念復生自思余必須早日宣佈脫此糾葛否則終有一日余偶然覲遇堪伯露芒戈或考林之司賬人則逃匿無從將爲彼等曳足倒行以入於獄矣繼又自維曰今

者路有二支。其的則一。設余力足以救遮木士而故袖手以聽其死。則不特廢公理。而良心亦隳矣。且余紳士也。亦富人也。遇事勇爲。乃其天職。安可有利害成敗之見耶。是必余信道不堅。故中心若是易於搖惑耳。乃默自禱告。求上帝畀余以膽力。俾得勇如臨敵兵卒。克奏膚功。復祝帝之默護。使余勿受傷害。於是心神稍壯。前行益速。雖明知前途艱險頗多方伏而候余。但爲友人及公理之挽救計。不少顧矣。是日天甚清明。而朔風頗強。寒氣侵肌。血爲之冷。因感及道旁樹木之凋落葉。及塚中之枯骨。又不禁自傷戚。以爲己身舍去食肥履豐之好日月。而欲爲他人事以自入其身於危險。不亦惜乎。登東山頂。童子數人。方乘風縱紙鳶。扶搖直上。此亦當時之樂也。而余則感慨陡生。以爲此紙鳶之驟升天空。亦猶余近日突受產業。驟獲嘉贊也。小徑居戶皆有織機。織聲達戶外。寒鴉則迎日咷咷穿飛於田野間。居人坐戶檻上作語。余不能解。後乃知此村名凱弟。乃利能公司所傭之法國織戶居留處。再前。余

駐足詢得達巴路之大略方向。乃復行。未數十步。偶見道傍有縊架一。兩戶懸其上。黑如油漆。風吹之作迴旋轉。鐵練聲叮噹。鳥飛集屍衣上。啁啾作聲。此景此像。驟覩之一。似爲余腦中方在想像之恐懼。作實寫者。益不自聊。徐徐徘徊過其下。見一野嫗坐架足上方。自言語。自作禮拜。類已癡愚。余指戶問之曰。媽媽。此二戶何人乎。嫗呼曰。福汝尊貴之面。彼二人乃予之暱愛者。吾愛乎。！二人乃吾愛也。余曰。彼等何事受刑。老嫗曰。爲一小事耳。予常警誠彼等而不見從。夫二金磅及數先零。所值幾何。彼等乃必欲刦白來特氏之童子而奪之。今此二可愛之人。竟以是見縊矣。余乃自語曰。彼等爲此小事而喪其生。誠可謂爲小而失大矣。老嫗是時呼余曰。嚇。以若手給予。予將語汝以未來事。余曰。媽媽。前途之事。余自知之。至於過遠者。則余此刻亦不願知之也。老嫗曰。余觀若面已得之矣。有一美女郎。有一短小之人。又一長大人。頭有高凸之髮。又有一縊架。呦。此數者。方當汝之前也。速伸若手。俾余詳告汝。余聞下毛髮悚然。覺彼所謂短人。雅南也。長大人。傑姆司也。而女郎。則凱脫黎娜也。至

於縊架何爲者。堅定之心志。至此復動搖矣。乃掩耳速趨。不欲再聆。而以少錢回擲諸老婦。老婦受而坐於縊架足下。玩弄於縊人之影下。余此行本甚樂。遇此老婦而興爲大掃。旣而行野中。磨堡壘而過。見其築造精巧。氣宇宏麗。始復忻然稍樂。惟彼縊架之影像。仍留余腦中不去。彼老婦之呶呶。及彼二戶之死狀。使余味思不已。夫爲二先零之微。而見縊。與爲盡忠夭職而見縊。雖迹似有異。然旣縊架上。則同死耳。無復有別矣。余或有一日。亦將縊於架上。他孺子過之者。將眇焉不加一視。惟頃見之老婦。或復往坐架之側耳。而彼美一人。姍姍其來者。掩鼻趨避縊架尤迅。不少一顧。冥想此女郎之眸子。彷彿灰色。而其首帕之色。亦彷彿爲特拉蒙族者。言念及此。志雖未移。而中情已大餒。旣至巴路。遙見路口茂林中。一宏麗之三角形屋頂房屋。矗然立。戶前有馬。鞍轡俱備。似主人方將外出者。余趨前投刺。未幾。卽見延入於書室。室中書籍及樂器甚夥。陳設甚整。蓋主人不獨爲哲學家。亦妙於音律之專家也。迓余極有禮。旣讀阮客樂介紹書。乃鄭重謂余曰。佳哉族弟。我等旣爲兄弟。則凡

弟之事。吾可効棉薄力者靡不盡心致書濶司官甚易易也。惟不知弟欲令我代陳於濶者爲何事。余曰密斯脫濶爾佛。弟事極難而險。頗費躊躇也。主人曰族弟然則予不禁甚爲抱憂矣。余曰否。密斯脫濶爾佛是無可憂者。是本非弟事。乃他人事而弟旁觀不平。不肯袖手而發耳。此固人情也。世人與亞當第一同罪者多矣。公理之昧晦不講亦甚矣。弟復愚蒙陋識。故必須求人之援助也。余引用亞當云云二句。乃欲彼之知余頗曉典籍而見重也。復語之曰。弟事頗與政治上有糾葛。竊疑君不欲聞之也。主人答曰。甚善。密斯脫濶爾佛。予甚喜阮客樂所稱許君者。甚符合而不謬。至於所謂政治上云云。所言亦甚合理。予固極主張事事不蹈嫌疑。而跳身於外者也。予今所欲請者。則予能否不預聞君之祕密。而仍有協助於君否耳。余曰先生。余祇須乞君作一書致濶司官。告以余爲一頗體面之上等人家。世清白。而產業亦復裕足。茲二語。君當信其非虛誇也。主人曰。予於阮書知之矣。此足以爲君事助力也。余乃曰。若君不棄。則請更益以余爲一熱心信教之人。而甚忠於喬治皇帝陛下。蓋

自幼卽秉庭訓如此云云。主人曰。此無妨於言之者。余曰。請君於是再述及余有事與彼商酌。而該事與政治上公理上皆大有關係。主人曰。大關係之句。大字不妙。僅曰關係。其可也。至於其他諸語。謹聞命矣。余於是搔頭囁嚅曰。余滋願君再語一二語。足以爲余保衛者。主人曰。防衛保護乎。爲君防衛保護乎。是語令予不明。若此事危險者。則不敢相欺。予實不願絲毫原委不知。而貿貿然插身其中也。余曰。弟將以二字包言大略。主人曰。是則佳甚。余曰。然則告君。弟事卽鴉冰之暗殺案。一。主人兩手並舉。呼曰。先生。先生。余聞其聲。覩其狀。知余不復能獲助於彼。乃曰。請得再申言之。主人曰。謝君。予實不願再有所聞。但余忝與君同姓族。及阮客樂書之故。予惟盡棉力相助耳。但君事內容。則不願更知矣。族弟乎。以予鄙意揣之。則是水甚深。涉泳綦難。君青年也。行事必謹必慎。而必再思之。余曰。密斯脫潑爾佛。余每次思慮尙不止此數也。願君更閱阮客樂之信。伊曾表明余之爲人矣。主人曰。善。善。復曰。善。善。予今惟勉効綿力耳。乃取紙筆。握管思移時。方徐徐作書。又問曰。竊疑阮客樂當已知。

君心中事矣。余曰善。弟曾與商酌久之。彼詔弟以聽天由命。戴上帝名而行事。主人點首曰。茲名誠宜戴而行也。語畢復書。旣而書畢簽名。復重讀一過。乃問曰。先生此信乃介紹信。予可不復封緘。而授諸君。但予於此事始末茫然故。未知所書能合君用否。乃誦其書曰。

先生閣下。僕肅此敬介紹敝同族密斯脫瀨爾佛大限。此君紹斯地主也。家業甚豐。而人品亦敦厚。上帝聖誠。以及其他學問。均甚熟悉。皆當爲

閣下所許者。今以有事擬趨謁。台端懇求教誨一切。其事則下走未得預知。惟聞其似於政治上及公理上皆有關係。而亦爲

閣下所亟欲知者。下走又聞瀨君謂其友人等皆共同贊成其事。以爲可行。彼等今皆企望其成功焉。此頌

台安。    自巴路肅。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復曰。若是則此書自表面上觀之。不過一平常介紹信。與吾無牽糾也。其中有友人

等三字。君當悟等字之用意。余曰：誠然。弟事贊成者甚多。正復不僅一人。至於尊函。弟甚感謝。想余所能得之於君者。亦僅此函而已。主人曰：此亦吾所僅能括以奉君者。君旣必欲插身此事。予惟祝君之前途如意稱心耳。

#### 第四章

余族兄留余餐曰：忝爲同族故也。餐旣畢。急返寓。行甚疾。蓋余此時別無他念。惟期速了余事。在寓稍留。卽復出。倉皇闔門。匆忙趨詣濬司官家。旣至。司闔者以主人外出告。乃大懊喪。遂求入其待客所以俟。當時主人的已出外。然不久卽回。與數友人飲酒作樂於鄰室。余之投謁事。殆已忘懷。余煩憤而欲行者屢矣。然一轉念己事早一日了。則中心早一日安。而早一夕得高枕無憂。則又強自抑忍。悶坐以待。初則翻書籍。蓋待賓室雖小。而藏書則頗富也。旣而天空雲霧漸厚。未及夕而已甚暗。室惟一窗。又甚狹。光線益不足。目雖注書不瞬。迄未得其大意。乃闔書靜坐於暗中。忿煩莫名。惟鄰室語聲。絲竹聲。及女郎歌聲雜作。時時自層壁傳入。慰我岑寂耳。又不知

歷幾何時。但覺入夜已深。待客室門忽自闢。余斗見燈光閃閃。掩映一人之後。其人當戶立。甚偉而長。余卽立起。其人曰。此間有人乎誰也。余曰。余乃自巴路潑爾佛君處齋函來此謁司官先生者。其人微哂曰。予頃甫知之耳。賤价蓋已忘君之在此矣。然君此行尙未爲虛。予卽潑利司格倫脫也。言訖。其人卽步余前而至鄰室。余隨之入。其人燃燭就坐於一公事桌前。是室甚長。廣亦稱之。書籍甚多。遍列四壁。櫬中壁間小燈耀明。映射其面。面甚嚴莊。有威儀。色甚赤。目錫然而爍耀若星。就坐時。余見其體不禁搖曳前後。似將傾跌。知其頸必曾痛飲者。但其心神。則似尙明清。口舌亦尙未失功用也。潑徐曰。先生請稍坐。鄙人欲先得一視君書。余給之。潑啓誦一過。於前數行甚略。惟讀至余名姓。則向余視而作鞠躬狀。及至末後數行。忽似大受感觸。又展書仔細誦讀一過。是時余心房跳躍已至極頂。蓋余已渡洛皮根河達戰地矣。  
成曉虎勢 潑讀畢曰。密斯脫潑爾佛。猥蒙下交。私衷甚慰。敢請君先飲酒一杯。余曰。謝君盛意。不敢飲。蓋僕量甚淺。又來此因有要事欲奉聞。若飲則恐醉失儀。將忘其所

欲言之事矣。濬曰。足下言然。但君務須見恕。鄙人今擬獨飲也。乃震其鈴。余見一僕攜酒及杯入。似預承囑咐者。濬曰。君必不願與鄙人偕飲乎。今相見已久。友誼加深。願聞足下之教。余曰。長官僕竊欲先告君一語。卽僕此來。實應君之延招而來也。濬曰。君或戲鄙人乎。鄙人於足下之名。前此從未聞過。直至今夕。乃知耳。余曰。然。長官僕名於長官誠甚新奇。然其人則長官極欲辱交。甚至宣布尊意。遍通衢矣。司官曰。願少得綱領。鄙人非達納耳。不善解隱語者。余曰。此無所謂戲也。若欲戲者。則僕將向長官索二百鎊矣。司官曰。果何謂也。余曰。謂長官曾以二百磅購余也。司官初傾倚椅上。聞此擲杯而起。挺身曰。鄙人誠不解足下之說。余乃背其緝余之圖狀上語。誦曰。一頑長而強壯之童子。約十八歲。語音類英倫人。無髭。濬遽曰。此語余熟識之。但足下果爲來相戲者。則鄙人理宜預告。卽足下必無倖也。余答曰。僕於茲事誠生死係之。長官今當已知僕矣。僕卽考林未中鎗之前。在道旁問答之童子也。濬曰。然則揣君來意。殆不過欲宣稱無罪耳。余曰。此實理之甚易明者。蓋僕實喬治皇帝之

愚僕且苟非內省不疚。則安肯自投羅網乎。潑曰。得知足下若是。中心甚慰。但此可畏之暗殺案。密斯脫潑爾佛乎。犯者無可寬恕。有如染漬之不可以洗去。且灑此血者既無辜。而此種舉動。又不啻反對皇帝陛下。及國法而毀辱之。是理固通國皆知之也。故鄙人對於此案。以爲爲此者。其志在反對皇帝及國家焉。余曰。然亦可憫哉。蓋此種舉動。尙反對一較皇帝尙爲偉大之主人。而其人無名姓者也。指上 潑曰。足下頃所語若全出於尊見者。鄙人不敢聞命。若其外間輿論如是。則鄙人亦自有法對付之。足下今似尙未知自身所處境地之可虞也。否則足下當不致冒失來此。而以語干試主持執行此典章之人。蓋鄙人雖無才。然尙不致因個人之情面而輕重之也。余曰。長官僕頃所言。不過述誦鄉間所聞。以及途中所得耳。長官過視之矣。潑曰。若汝多經閱歷。知識稍進者。當知此種謠喙之不宜聽信。更不宜多述誦於他人之前也。鄙人今勉強恕足下之鹵莽。然吾等恭敬崇拜之國皇陛下。天聰高遠。此類誹謗。固不虞上達也。實告君。主審是案之阿其而公爵。亦與吾意正同。皆主勉力謹。

守典章忠事皇帝陛下者。試思際此濁世。孰不願事事皆從公以辦。絲毫不涉及兩姓私怨而妄斷。但今被殺者乃一堪伯露氏。而是族固極効忠於新朝。而又大半主持國法者。按之情理。余亦安能輕左右乎。乃彼卑見淺陋之人。鼓其不滿意之口舌。誹議於鄉間。曉曉不止。殊不足道。特是青年學士如密斯脫瀕爾佛先生者。亦若是不思不諒。而昧然眩焉。遙爲之應聲。斯可奇訝耳。瀕沿沿言之。如在法庭宣公文。旋復從容言曰。鄙人今願足下見告。足下尙將何所辱教者。余曰。僕竊方欲以此請長官。而不虞長官之反先辱問也。瀕以手拾桌上介紹書曰。君之辱教。固有極可靠之保證介紹書。其上有忠正之忽格所簽姓名在也。誠告君。案事亦未嘗無轉圓處。但君務須自慎。蓋遇此種事。敝掌所操之權。有過於皇帝陛下。而無不及。君之前途幸福。皆係於鄙人也。鄙人今所欲請者。則所有今夕之談。惟君及鄙人得預知之。而祈君不洩於外間。君其許吾否乎。余問曰。長官此語。命意何謂。瀕曰。密斯脫瀕爾佛。鄙人迄今未嘗召書記入此室。君願竊欲君今夕來此之事。勿令外間一人知之。故鄙人迄今未嘗召書記入此室。君

當已解吾意矣。余悟其用意，乃曰：「僕此來無所疚愧，但亦無令外人知之必要。」濬曰：「誠然。何事疚愧者？卽此事將來結果，亦無可慮也。」余曰：「長官之言甚然。司官曰：今君可將事告吾矣。雖然，君於鄙人所質問之外，勿加添枝葉。否則於君生命名譽，必無倖。而鄙人亦無能爲力也。」余曰：「僕謹將勉遵長官之誨而行。」濬乃鋪紙桌上，執筆曰：「當暗殺時，聞足下亦在勒得馬耳林中，是否爲偶然適值乎？」余曰：「偶然適值也。」濬問曰：「君若何而進與堪伯露考林晤談乎？」余曰：「僕問以何路往鴉冰，因而談及！」濬遽止不書，曰：「予幾忘之矣。密斯脫濬爾佛足下解鄙意否？若鄙人爲君者，則必力自迴避，不與史底沃脫氏有牽涉。蓋不如是，則此事祇見其愈錯雜，愈糾結。今鴉冰乃史底沃脫氏采地，何必牽及？」余曰：「長官，僕竊謂所有與此案相關處，皆宜據實而言也。」濬莊容曰：「足下寧不知吾等方在審彼史底沃脫氏乎？若專爲審詢足下一人，則手續自將有大分別。而此種關節，如鴉冰與否，固可不加措意矣。雖然，今且置此勿論。前芒戈堪伯露，曾有呈來云，足下於案作後，立即向山上飛奔有之乎？」余曰：「並未

立卽而飛奔之故。則因已見凶手耳。潑曰。然則足下會見彼凶手矣。余曰。余之識彼猶今之識長官。惟相距不若是近耳。潑曰。足下再見能識之乎。余曰。余一見卽能識之。潑曰。足下誠不幸。未能追而獲之。余曰。誠然。潑曰。彼其一人乎。余曰。僅彼一人。潑曰。左近林中無一人乎。余曰。惟雅南不累客垂釣於左近之小澗。司官遽又擱筆曰。君復與鄙意衝突矣。是語頗甚不妙也。余曰。僕惟知一依長官所命。隨長官所問。而一一實告也。潑曰。足下亦必稍自思慮。鄙人今者已用極平和之法相待。若君再剛愎不悛者。鄙人無能爲力矣。余曰。僕亦知長官愛我甚至。特前次誤會耳。余語聲至是頗抖顫。復曰。僕今尙有數語欲陳。以證雅南未嘗與聞刺考林之事。潑聆之。頗似惶恐。鼓唇靜坐。目光時時射余。如怒哮之貓。卒之曰。密斯脫潑爾佛。足下殆已忘自己之幸福。而不顧利害。妄預他人之事務乎。余曰。長官僕於此事無利害。或幸福之關係。一如長官也。上帝鑒之。僕不過欲公理昭彰。無辜者開釋耳。若僕不幸言語不檢。有觸長官怒者。則亦惟聽尊命如何處置也。潑聞之。自椅躍起。更燃一炬。舉目視。

余耽耽然不少瞬。面色嚴若重霜。余不覺甚駭。既而激曰。足下苟非天眞爛漫。絲毫不解世故。卽爲神奸巨猾。詐變百出者。鄙人今非細與足下問詢不可。蓋此案於政治上實有大關係也。呵！密斯脫瀆爾佛！無論如何。此案乃屬政治性質之案也。鄙人本不必與青年不學如足下其人者談及之。但欲君之明白。不生誤會。故鄙人不得不詳言之。蓋凡審此類案件。不能徒據罪人所蹈犯者而定讞。尙當根本其他諸關鍵而後可。君樂聞否。鄙人則極願陳說也。余曰。長官恕我。僕今求君信我頃者。所語種種耳。其他則非願聞。司官曰。嚇。君年尙輕。當信長者言。勿太好事。且雅之有罪與否。非君之一證。卽能爲力。其遮秉性貪婪無厭。極思滋擾生事。謀反者凡二次。積罪甚多。苟在獄中者。將推爲首屈一指之老犯矣。故無論彼等於此次暗殺有否。關涉亦無倖赦之理。且此次暗殺案之原動亦必爲彼鼓吹所致。鄙人是數語。實指  
士而足下殆已悟。無須贅叙也。余曰。僕之來此。正爲欲表明雅南及遮木士之無辜。而當開釋赦免也。司官曰。君雖欲爲證人。奈鄙人不欲傳訊何。君尙以緘口不聲爲

妙。余呼曰。長官乃此邑司官。竟欲以罪橫陷人民。不容申訴乎。司官答曰。鄙人未嘗不立志愛撫此邦之民。但此案則又當別論。總而言之。鄙人如雷厲風行。不少假借。則君且不能免嫌疑之罪也。鄙人今以平和手段辦理。於君則更力爲出脫。雖因巴路濱君有介紹書。亦因君肯惠然來此。慨披肝膽故也。君尙以息念安居爲佳。余曰。然則彼無故被控者。不亦苦乎。濱起周行室中。忽曰。足下今年亦已弱冠。則當知四十五年之役。全國擾亂。人民流離之苦況矣。鄙人頃讀濱君之介紹書。得悉尊產頗豐。然則在彼紛崩大亂時。果何人爲足下保之護之。俾勿喪失乎。雖皇帝陛下之士卒。於是役曾有撲滅之功。然天兵未至。而秩序已將全復。奏此勞績大勳者。實堪伯露族之族長阿其而公爵。及其族人也。君寧不知之乎。且堪史兩族人。皆尙富於野蠻思想。而好逞意氣。不過堪伯露氏雖野蠻。而尙解理。史底沃脫氏。則旣野蠻而又無理也。今者一堪伯露氏之人。爲國盡忠而受暗殺。而政府中人。不惟不能爲之報復。以饗衆心。而反釋其平素疾首之仇人遮木士。則堪伯露氏舉族之人。豈不將大

怨懲乎。余聞之曰。僕解之矣。潑續曰。於是則司谷脫復有亂。而以前此最忠懇盡力之堪伯露氏一族爲亂首。再益以日夜潛謀吾國之鄰敵。則國家亟亟矣。是以無論如何。遮木士必不可釋。一釋則本國復有戰事。不惟先烈已成之功績。將因之全然喪失。而且無數無辜者。又將爲之灑血。君其願有此類事發生也耶。余曰。蒙長官過愛得聆一切。僕極知長官所肩之責任重。而所主之政策善也。但僕終因年稚。知識淺。尙未能遠慮。祇知釋遮。則天理人心可無愧。國之亂否。祇可聽其自然耳。潑聞此。默然無聲者久之。旣而咄咄曰。是真不可思議。余乃問曰。長官究將何以處僕者。潑曰。如逞鄙意而行者。則足下今夕已安臥於囹圄中。余曰。長官是無傷也。蓋僕於較囹圄尤苦之風味。亦嘗之矣。潑曰。善哉孺子。鄙人今但請嚴守今夕來此之祕密。且切勿與他人談及鴉冰案事。則鄙人將力保足下生命名譽之安全也。余曰。余將祕之若干時。直至應說時再說耳。潑曰。明日爲禮拜日。然則子盍以禮拜一晨八句鐘來。余曰。謹聞命矣。潑曰。然則願君晚安。乃微喟而起。送余至戶外而別。

## 第五章

次日十月十八。爲禮拜日。余乃往聆盛名素著之愛丁堡某牧師演講聖道。蓋余於堪伯露先生處耳其人久矣。噫。余今者旣達目的。樂極而思故鄉。則又願已身今仍在愛笙登。聆仁愛堪伯露先生之宣演也。旣而憶及昨夜與潑氏一夕談話。心甚悸。神志遂不屬於牧師矣。堂中人數甚夥。濟濟滿座。余恍然自失。幾疑其悉爲觀審之人而已。則方見審訊也。此種幻景。起伏心腦中。游目他矚。則見堂西有層級三層。咸列椅兀。復茫茫然似見密司特拉蒙彷彿卓坐其間矣。次日禮拜。一余急詣整容店。此亦余有生以來。第一次事。修整畢。攬鏡自鑑。頗覺美觀。心悅甚。乃往潑處。至則見戶前紅衣人方鵠立荷鎗。鎗光映日。耀爍甚明。而前日於此處所遇之青年女郎。及其二廝僕。則四瞭不能得其踪跡焉。乃叩關入。復有司閨人領余至前日坐守無數時刻之待客所。是時室中先有一人在。偉而頤長。卽傑姆司馬耳也。手足蠖屈。蟠伏一隅。狀極狼狽。目光閃閃四射。似甚恐怖者。余不禁憫其境遇。又言念其女。惻隱心

油然頓生。乃向之語曰。先生。汝早安。傑答曰。願君早安。余問曰。汝來此聽司官審訊乎。傑曰。然也。願君與彼之交涉易而適順其心意。勿若余也。余曰。汝案若甚簡者。或將先余而傳問。傑聳肩擠目而搖其手曰。否。各案之傳問。皆將先於余也。先生。是誠可奇特者。雖然。少年乎。兵士惟一刀在鞘中時。乃能保存生命耳。傑語音若自鼻出。蓋司各脫人之習慣也。余殊覺其奇。徐曰。密斯脫馬耳。以余所知所聞。則兵士應肅穆無譁。而尤要之品德。則在從不作怨懟之辭耳。傑遽交手鞠躬曰。君已知賤名矣。惟今者是名不宜再見呼用。雖然。是亦余向仇敵自揚其名過甚之故。以致衆人皆知。卽如君與余向未謀面之人。亦能知余名也。余曰。汝誠與予未嘗一面之交。且此城中人未與余謀面者。亦甚衆矣。若肯惠然賜聽者。則余姓潑爾佛。名大隈也。傑恭敬答曰。是佳名。是名無數上流紳士皆用之矣。余今復憶及四十五年之役。有一人與君同姓者。曾爲敵隊之軍醫。余曰。彼其爲裴斯潑爾佛之弟乎。彼外科醫士也。傑曰。然。卽其人也。予旣忝與君族人同伍。則請君必令余得一握手。乃伸手執余手而

力搖甚久。極爲親摯。目耽耽注余。一如晤裴斯之親弟然。旣而曰。憶昔令兄與予在隊中時。彈丸驟來。蚩蚩有聲之况味。迄今思之已若隔世。天下狀態。固已大變矣。余曰。實告君。此與君同伍之敵族人。乃吾族遠支。余實未嘗與彼謀一面也。傑曰。是有何妨。雖然。余今方遭厄運。見囚於仇人之室。而驟獲見一舊同袍之族弟。其樂當何如乎。密司脫潑爾佛。此味之甘。殆勝於吸嘉菸也。先生。余迴憶故事。中心憂怛之至。余在鄉時。尊貴如南面王。余有良劍。復有山壤。而予之友僕族人。對於余亦甚忠也。今則入臭惡之監內矣。又趨前握手。而復曰。密司脫潑爾佛。余今所短少者。惟錢文耳。余仇狠毒嫉忌。至於極點。凡予生財之源。皆爲所斷。先生。予今實遭誣捏也。予所遇者。非君。而爲君之族兄。彼當樂於助余也。余厭其叨叨。惡其無謂可恥之求乞。遂不復與周旋。卽極短極無謂之應答酬酢。亦不願爲之。然傑則詔話益不已。復牽余與來往行此狹室中。三步一旋。余大煩怒。惟極力忍止。幸不久司官自外入。招余。

大其宏麗之內書室。司官曰。鄙人今方有事羈紲。然不欲君之無聊默坐也。敢謹介紹君於小女三人。是三人之名。較乃父尤著。君或已先知之矣。乃引余至室之上層。一長屋內。入則一老婦方默坐繡架刺繡。窗前則三俊美女郎卓然而立。潑向之曰。此爲余新友密司脫潑爾佛大隈。又向老婦謂余曰。此爲舍妹密司格倫脫。今爲鄙人代掌家事。甚樂爲君一切之助也。復指其女曰。是爲余小女三人。請得戲問君。三人中君最樂與何人交乎。余敢決君之必無贍能作語以答雅南阮叟司官外號也之間也。密司格倫脫及三女郎咸向潑作呼詈。余不禁大頰。余以爲此種語出諸其父之口。殆無可復恕之理。然不料其女雖向父責禮甚至。而仍皆呀呀作憨笑不已。潑趁衆之笑樂。離戶而出。余則留此素不習熟之羣中。譬如魚之登岸。踴躇不安者久之。而彼女郎亦靜密不聲。似極富於耐性也。其姑氏則勤於刺繡。時笑時語。三女中尤以最長者爲最美。頗惠然時時來致殷勤。而余則赧然不能作答。自揣位望家世之清白高尙。不遜於潑。而年事學識。亦不少劣於彼女郎。何必跼促作此態乎。特是心。

雖如此想。而表諸事實。則極難。時而復念及今日之整容爲有生以來第一遭事。則面又大頰。周旋者久之。窘極不堪言狀。彼女郎憫余之村俗不儀。乃取樂器坐而弄之歌之。時作司各脫聲調。時作意大利聲調。余心形乃稍自安舒。忽觸及遜匿谷穗納克谷時。所習聞雅南之嘯。遽吸氣吹唇作調二三節。問女解否。女搖首曰。余從未聞此類音調。請終其曲。余遂吹之既畢。女曰。再試一遍。余又從之。女於是慎默以聽。摘錄余調於片紙上。立卽譜之以辭句。而撫於樂。且撫且唱。聲宏而厚。遂語余曰。余不獨已解其調。卽歌亦已譜成矣。惜韻尙未合拍耳。余告以私衷極羨佩其才之敏速。女問曰。君此調何名。余曰。余無以名之。惟稱之謂雅南之嘯耳。女聞之。瞠目注余不瞬。乃曰。余將名之曰。大隈之曲也。以君所稱之名。余雅不喜之故。君後此必不可復用之。語時狀極鄭重。余不覺心爲之一震。問之曰。密司格倫脫。是又何故耶。女曰。君欲知何故耶。若君得罪就縊時。則余將歌此爲送君辭耳。余乃恍然悟己事已爲女郎所知。然究竟彼全知或僅知一二。則甚難測。總之彼必已知雅南之名。足以致

險亦必知余之於此案。迹涉嫌疑。所以勸余勿常述及也。更思及頃者彼之尾語極率。而且未終句。卽亂以樂聲。顯見其不欲多談茲事矣。余乃立其傍聆之。而贊稱其妙。實則余心方百念交作。極不定也。後此乃知禮拜日。潑司官曾極力偵察余之蹤藏。行夥曾見傳訊。而余之謁郤而司史底沃脫事。亦爲所探悉。且知余與遮木士雅南關係頗切。而魚雁音問之常通。故女郎有此隱語點示也。時音樂方盛作。忽三女郎中最幼而立於窗間者。呼其二姊速往曰。灰色眸子復來矣。其姑及姊咸擁而往觀。此窗適當屋之隅。向外突出。當樓下戶門之上。四人復呼曰。來。密司脫潑爾佛來觀之。此女可謂最美麗者矣。是數日間常在此徘徊逗遛。與二三廝僕偕。然其狀態。則又固一貴家女郎也。余心已知其人。不欲往觀。往觀亦只一瞬不再。懼彼之或見余也。蓋余傲然自此音樂甚盛之室。下視彼伶丁孤苦。立於門外之少女。中心滋愧。且其父方在此屋內乞命。而余頃曾斥侮不少假借。實慚於見之也。但其芳儀則纏繞腦中不去。不禁自念潑氏三女之貌。雖甚俊美。然凱脫黎娜則尤美。且溫和如冬。

令之火爐。溫柔可親。不若濬女之稜稜然難友也。坐又久之。濬氏歸矣。謹然告其女曰。余今必須復引密司脫濬爾佛去矣。未知若等已邀其下次再來辱臨之允准否乎。是固余所極歡迎者。於是女郎等咸一一與余作禮爲別。余行時。自想此次引余見其女。果何爲耶。豈欲感移余堅執之志耶。指往作證人然其評謀亦左矣。余雖下愚村夫。亦不至爲女郎所轉移。驅策如蠹驢也。

## 第六章

時則有人方坐候於濬書室中。余一見其狀。卽大嫌惡。如見桎梏之具。蠻蛇之蟲。但其人貌雖甚寢。而態度則莊嚴。頗似上流人。其語聲尖銳。徵其能中人以罪。使履危險地位。而遂其私願者。濬兩相介紹。甚親熱。引余謂之曰。法來賽。而是卽余等頃所談及之密斯脫濬爾佛也。又引其人謂余曰。密斯脫大隈。是爲密斯脫西門法來賽而。此君他名尙多。但不用於今矣。今日專誠求鄙人介紹於足下。欲有所請誨也。濬語畢。卽趨至書櫥間。取書就坐室隅。展誦之。余則留與此人談。此人之來歷。當發介

紹時余已斷定其屬遭禁錮之羅佛族脫氏主人翁矣。其人前曾率其族衆揭竿起。！余猶記其父之面狀。山野間號爲灰狸者。一經王師蕩平後。采地入官。而門第夷削。不審今何以忽與濬氏爲交。蓋余當時尙未知彼自經就捕後。已全喪其前志。而投降於政府。今且甚至爲審訊鴉冰案之助判員。效豆箕之用矣。法先問曰。密斯脫濬爾佛君事僕已稍曉一二。但尙未能盡解。故欲復有所請也。余曰。僕已悉陳之濬君。何須再贅君前。法曰。實告君。僕亦審判鴉冰案官吏之一。故敢有所請耳。濬君於君事。僅以約略見告。而僕則聞下不禁撫掌而笑君之愚。蓋君雖能證明雅南非正凶。然暗殺時雅南既在左近。則其嫌疑罪已顯無可逭矣。余冷笑曰。君等尙未能弋獲其人。安從加以罪哉。法正色曰。勿嘲戲。余甫自公爵處來。聞君事已有人語公爵矣。公爵對僕顯其極懇摯可親之色。稱君名！密斯脫濬爾佛！而告余。稱極悅君之爲人云。君須知公爵才識優勝。訓教有方。君若委心聽其誨者。自將有相當報酬。公爵所爲報酬。非虛語也。卽如僕之事。君當已詳知矣。僕當時失敗後。合族父兄狼。

狼甚矣。乃自投誠公爵以來。公爵特垂青眼。爲介紹於潑君。俾余足得復抵馬蹬。得噏而効綿力。爲喬治皇帝陛下之忠僕。近日鴉冰暗殺之案。又蒙派爲助審員。余弄之曰。君可謂能蓋父之前愆矣。法擠弄其眉目曰。余乃不知汝善於譏人。雖然。僕職任在身。君滑語游詞。不足以撓吾一二。今實告君。與其終日勤勤於不可必獲之苦業。何如攀鱗附翼。而一旦直上青雲耶。彼公爵方極愛君。有如君之父兄。君其好自爲之。勿令交臂失之。余曰。公爵有慈父之心。惜僕無馴兒之性。何法怒呼曰。先生。君真以爲一掘強如笨驢之孩子。能破壞一國典章。而蹂躪之乎。僕向者義爲鴉冰族之同袍。今日南面審之。豈得已不已而必爲之哉。亦以法之所以在。不能率吾心性之自由爲好惡也。余曰。先生誠然。但鄙意竊謂足下前犯不韙。而起擾亂。所以失其自由也。僕則幸與君大相異。爲人雖愚笨不堪。然而內省不疚。可以對公爵。可以對喬治皇帝陛下也。法曰。然則君必出爲證人乎。君亦太愚笨矣。足下當知潑君極仁厚。欲以文明溫和手段。對待足下。不欲加以面辱。故足下必須見機而作。余曰。僕下

愚不解君所謂見機而作。還請君詳告。法曰。芒戈堪伯露。謂君於案作後飛奔顯有  
情弊。且旣自知無罪。則又何故隱匿至今。而始出耶。吾之佳少年乎。僕若據是二證。  
足以縊君而有餘矣。余聆至此。不覺軀體爲之抖顫。法見之大得意。笑喝曰。哈。君面  
色今灰白矣。是足表若之心鹵莽粗率。毫無定力而已。密斯脫大隈乎。君今殆已冥  
見若之縊架及若之墓乎。是誠爲君意料所從不及者。余曰。僕之面色變易。誠以秉  
膽怯弱之故。僕自承之。此固無足羞者。……法遽攬入曰。羞乎。汝將懸於縊架上矣。  
尚不羞乎。予曰。僕見君之父已在縊架上久候矣。法喝曰。嚇。是大不同也。予父所犯。  
乃反抗政府之罪。言之足以自傲。至於君所犯者。則一穢濁卑鄙。可恥可羞之暗殺  
罪。且更可嗤者。則君不能手自爲之。而徒屈身爲人之助凶。誘考林立語而彼司谷  
脫野人。則主其擊射。嘻。尊貴之密斯脫潑爾佛。總而言之。足下實受人之賄賂爲  
從犯耳。僕若於庭審之日。將此語提出。則闔庭衆目。皆將爲之愕然引領四矚不已。  
而足下則因之。非特不能爲遮木士證無罪。卽己身亦不能免矣。嘻。總計君所得之

賄賂。至多不過一襲舊衣。一瓶新酒。及三四辨士而已。余聞此語。中心若刺。所謂衣服！一瓶酒！三五辨士。言之誠然不謬。是皆余及雅南自遜木士家中逸出時所攜者。然則余之謁遜木士事。必有人曉舌告法矣。法覩余不安之狀。益鳴得意。續曰。僕雖下愚。然所測知者。似較君爲多。至於爲余語之證人。亦甚夥。蓋吾等禁中人亦多矣。若經唆使。彼且能以生命爲誓。而作證。爲事極易易也。故今有一二途在此。請足下自擇。其一卽急自引避。勿復與問此案。則生命保全。又有公爵左右援拔。他日扶搖直上。其他卽剛愎不用人言。貿貿然直進。則其結果。惟一根繩加君之頸。一枝架懸若之體耳。語至此。探胸出捕票示余。銳聲呼曰。觀之。此票上卽大隈濱爾佛之姓名。其墨瀋尙未乾也。君亦解此票之爲用否。是卽捕君之證書耳。僕今祇須一按鈴。則役人立入而逮汝矣。余是時實爲法語所震。覺危險卽在目前。因而駭愕不知所措。大失常度。而法見余之失色。則氣益揚。嘲笑益甚。余悲呼曰。此室中尙有一仁人長者在。余將依之。而託以生命名譽矣。濱氏於是鬪書作聲。嗒然曰。西門法來賽而。

君亦過於急迫矣。又曰密斯脫大隈。鄙人實欲致君之悔悟耳。非欲迫君也。乃以手輕掌法來賽而之肩曰。今第一步已得手。復謂余曰。無論此案之結果若何。鄙人必極力脫君。勿令君受虐也。斯時二人者合而攻余。一則大事恫嚇。而一則又藹然相慰。令余懵然居其間。不知所可。而一念及頃所見之捕票。則尤震駭之至。眸子顫然動不已。雙膝亦軟然不能自立。久之。僅得一語曰。余今以性命名譽交付君等矣。濶曰。善。善。鄙人必設法拯君。但君切勿銜恨鄙人之友密斯脫西門。彼不過以直道直耳。如君有嫌於鄙人。則亦悉聽尊意。惟祈不遷怒於舍間諸人。指其妹女蓋彼等咸極樂與君交納。聞明晨彼等將往遊鑿布公園。鄙意竊謂君宜於彼處迎迓。若能先來舍間。則尤妙。因鄙人將與君小有密談也。而君前允諾之誓。尤祈堅守勿谖。吾等事切勿告人爲要。余其時但欲速行。不暇細思。貿然復允其所命。鞠躬而別。匆匆出。旣出戶。門闔於後。余乃心神稍安。止步倚道傍牆上。舉手自擦拭其面。頃間西門法來賽而獰言厲色之狀。猶震繞腦中。愕立者久之。寸步不移。旣而爲濶氏戶前之闔者語。

聲所警覺。聞甲曰。速寓此紙於甲必丹。愈速愈妙。乙曰。豈又將召彼來乎。甲曰。似也。主人與西門方需彼來甚亟也。乙曰。主人亦太過矣。將來或甚至將召傑姆司馬耳同榻。而不肯須臾離矣。甲曰。雖然。是又奚與於余二人者。二人乃別去。一往寓書。一仍回戶內。余聆二人之言。覺事大不妙。彼等之召傑姆司馬耳何爲耶。頃西門謂禁中有人。肯以生命爲誓作證云。殆卽指傑氏其人乎。然則其召之來。必欲唆命爲誣。余之證人耳。言念及此。頭皮不覺爲之震抖收縮。血又潮湧。凱脫黎娜之影。忽現腦中。自思此女郎誠大可憐也。蓋其父甘爲僞證以陷人辱及其女矣。而尤可恨者。則其父所欲陷之人。又正爲戀戀於其女之余也。思極而足行漸迅。中心棼棼然。惟急欲得達郊野。一吸新鮮空氣耳。

## 第七章

余茫然行。不覺已抵太子街。是街傍城北。年久失修。崎嶇不平。城身矗建於垂掩海面之峻巖上。三角形之尖頂。密列梁間。出城遵大路行。路旁烟恩林立。余縱目極觀。

但覺叢黑密林。方在前途。胸中不禁爲之跳蕩不止。自思余幼年所遇。皆難而頃在  
潑氏處所遭受者。尤難。蓋前此如見賣爲奴隸也。見沉於大海也。以及遯避於鋒刃  
之下。竄匿於林澤之中。皆能毅然當之處之。不稍畏怯。今西門法來賽。而尖厲之陋  
聲。而壯肥之面。乃足以使余震恐失次。不知所措。自亦不能明其所以然也。思際。行  
近一湖。叢草遍生其濱。余趨其間。以手掬冷水。自拍其頭腦。稍覺舒醒。自念若欲保  
全一己生命者。則宜早日棄此冒險之事。而速自隱去。今則勢成騎虎矣。蓋余頃已  
傲然向潑及法二人挑戰。一時不可卽已。則惟堅持志意。百折不磨。聽其如何治余  
可耳。神志於是稍奮。但心中仍冷然如有冰塊在。覺余生命將因此事大受危險也。  
因之復自悲自念不止。悲此天壤之間。何以天獨苦此二人。至於斯極也。此二人者。  
一則爲余孤零無助而不能自拔於旋窩中也。其他一人。則彼美秀女郎。而傑姆司  
馬耳之女。余雖僅與有一面交。而憐惜之心。則沛然油然而生。不能自己。思女品德  
之高。必與其面貌之美爲比例。而不虞竟有卑鄙齷齪之傑姆司馬耳爲其父也。是

時女郎之面貌形狀。忽斗然現於腦中。唇吻微張。笑靣可愛。與前日所見正同。心志於是大眩。足力頓生。決擬往籐恩村一行。蓋西門果將縊余者。則余今夜將被捕禁獄內。後此必不能再晤。凱脫黎娜。一聆其聲音笑貌矣。步極迅速。精神亦陡爲之大張。籐恩村在山澗之側。余自磨麵廠主人處得其方向。主人令余遵直路。越山徑。達彼麓。以至於一蘋菓園前。園內青草細密若菌。中則小屋在焉。周以籬。余入時。心中跳蕩不止。行未數步。迎面遇一老婦。首戴繡帽。而項上綴以男帽之科。獵醜之態。令人血爲大冷。老婦問曰。若來何爲者。余告以特來訪密斯特拉蒙。老婦曰。若與密斯特拉蒙有何交涉者。余復告以禮拜六曾遇女郎於城中。幸蒙賜交。今日特來拜訪。老婦呼曰。呸。若卽彼六辨士乎。鼻作嗤聲。復曰。是誠大惠。若誠爲一美少年。但亦有名姓里族否。亦曾受洗禮否。余舉余名以告。老婦呼曰。意白尼惹豈有子乎。余曰。否。媽媽。余乃亞歷山大之子。而紹斯之地主也。老婦曰。若必曾大費周折而後始能達此目的。余曰。媽媽似熟知家叔之性質。及余家事也。老婦曰。若何以與密斯特拉蒙

有交涉。余曰：媽媽。余來爲求六辨士。六辨士英人。余之叔旣爲媽媽所深知。然則

其姪之爲誠慤孺子。亦可知矣。老婦曰：然則若來欲求婚歟。不然。則一面之交。安能勞君駕臨耶。又點其頭曰：女郎誠天下最可愛者。卽如余。今雖已老醜可厭。不知余幼時亦娟秀妙女也。余乃曰：實告馬丹僕。今雖無婚女郎之意。然日久交誼愛情益深。則無論其父之懸縊架與否。余決不因而萌悔意也。至於余之家業。余得之如自路旁得失金。與余叔氏無涉。故余苟欲娶者。祇須一人表同意可矣。而其人卽余己身也。密昔司沃其來老婦之名也。曰：此類語。余極不欲聞。總之凱脫黎娜誠佳女子。和藹可悅。而又終日力作如老婢。所可恨者。則彼尙不悟其父爲人之詐僞老猾。而仍不忘彼格利格族。及其餘在逋之國事犯等也。若乃遽欲爲彼之保護人。亦愚而不思之甚矣。若與女郎。不過有一面交耳。——余聞之曰：余與女交談雖祇一次。然晤見則兩次矣。蓋余前日遇諸濱司官舍前。爲第一次晤見。今晨在濱司官家。自窗中復得窺見之。是爲第二次晤見也。余之言此。不過詞鋒所至。卒不及止耳。不料老婦遽

大起疑忌。呼曰。奇矣。若第一次見女。不亦在司官家之門前乎。余答以然也。老婦乃作不屑狀。叱曰。司官乎。余今知之矣。余今知若之底蘊矣。若雖自謂爲紹斯村之潑爾佛。而以余觀之。則若乃妖魔村中之潑爾佛耳。若之來意。或者甚善。然亦安知不懷他種深謀密計乎。余乃一靜默不囂忠而老之忽格也。極欲人人皆得完全保其首領。但亦非蠢愚易欺之輩。實告若。司官之窗若戶太多矣。若何必來此覓訪一馬格利族之貧女耶。趣去。以此言告遣若來此之司官可也。密斯脫潑爾佛去矣。祝汝回程之安善。余忿曰。若馬丹疑余爲間諜者。乃憤然作欲擊狀。老婦大呼曰。呼！此役夫！若非間諜而何！予固從未識若也。復徐曰。雖然。余誤矣。余老弱安能與汝戰者。余苟得圖劍佩之。斯吾狀當稍猛。曖曖。若誠最可惡之少年。若亟須改過乃可。雖然呵。大限潑爾佛。若非生長鄉間乎。若必力習世故。勿自逞其私。以凌婦人女子。彼等非能戰鬥之兵士也。何爲凌之乎。若率是性而行。則從此一女友。亦不可得矣。老婦呶呶語不休。余又忿又怪。余生平所知之婦人惟二。一爲密昔司堪伯露。一

則余母也。皆賢淑之婦人。從未嘗猖獗若是者。沃見余驚惑之狀。則又狂笑。俯仰幾不自持。呼曰。援余哉。以若之笨拙。而妄想欲娶美女。何不自諒乎。又曰。若今留於此亦無益。蓋女郎方外出未歸。而老婦則安足與若周旋者。老婦惟自顧憐而已。余遂別去。老婦復自後呼曰。異日再來尋六辨士哉。！余經此老婦之糾纏。心志膽力。不覺反爲之頗增。惜余他時爲他事需此膽力。則又嗒然不獲也。兩日以來。凱脫黎娜之影。盤旋腦中。似已占得堅固之根底。不易鋤去。至於無時無事。莫不若隱然在旁焉。今者身抵紅樓。美人咫尺。又不知何故。中心忽復怯餒。瑟縮引退。忐忑然不知究何故耶。迨舉首周視四維。則又慨然覺碌碌奔走一生。不啻力役勤勞之士卒。舉世空空。無足挂念者。惟得凱脫黎娜。則庶幾可有樂趣耳。余當時百憂叢集。生命不必保。而此類雜念上下不已。迄今思之。甚汗顏也。返至中途。有迎面來者。余一見心志大舒。愁慮盡去。但覺胸中美滿無量。而擁擁然有無數語言。但苦不知從何說起。惟膽力則益增。不若今晨對格女之拘束。而廝熟敢前。儼如對雅南焉。其人伊何。卽

凱脫黎娜也。旣近。凱呼余曰。沃君殆爲求六辨士而來也。君得之未。余告以六辨士雖未得。然得相遇於此。尙爲不虛跋涉。又告以今晨在司官家。自窗中得見其芳容焉。女郎曰。兒眸子頗佳。矚視亦遠。然未能見君。想君目力尙較爲優勝也。兒當時祇聞室中音樂聲盛作耳。余曰。是爲密斯格倫脫所奏。密斯爲司官長女。甚美也。女郎曰。人謂彼姊妹花三人。皆甚美也。余答曰。彼三人者。亦稱君美。爭擁窗間。冀瞻仰芳範也。女郎曰。惜兒之盲也。否則亦可見彼等矣。君其時在彼室乎。君聆音奏接美女。所享豔福。亦大已哉。余曰。是則君誤矣。孺子蓋質樸村野。不解溫柔。有如山澗中之螺蛤。極宜自儕於村夫俗人。不足與美人名花共晨夕也。女郎曰。兒亦信之。於是二人皆撫然笑。余又曰。吾今茲有大惑不解者。蓋余與君周旋。談笑甚便。絲毫不覺畏葸羞縮。但在密斯格倫脫處。則覺身在針氈。坐立不適也。更有君之同居密昔斯沃其來者。余尤畏之。女郎曰。兒亦知無人見沃氏不畏者。余父亦甚畏之。是時女郎方與余並肩向簾思村行。聞女言及其父。乃脫口高聲曰。余今晨在濱司官處。曾見尊

甫矣。女雀然喜躍曰。然則君必曾與作晤談矣。余曰。非獨晤談也。女郎欣然似極感謝者。睨余曰。吁。謝君見厚。余期期曰。君不宜謝。余蓋曾侮蔑之也。余本不欲以此語女。但已奪口而出。則亦不得不從直陳告。乃續曰。余頗不樂觀其人。因之措辭鹵莽。犯彼甚矣。女郎嘻曰。若是乎。然則又何必與其女爲友乎。余曰。當時余及尊甫在濱室。方各爲己事。悵恨忿怒不已。余二人談語之間。不幸有未當處。以致激發各人之鬱忿。遂稍有不合耳。雖然。有一消息可慰君者。卽尊甫之案行將了結矣。女不語。余益柔氣以話之曰。密斯特拉蒙君知余之子然獨立斯世乎。！女郎阻之曰。余固信之不疑也。余曰。吁。請得畢余說。君但稍駐一聽。俟說畢再別可也。女郎曰。密斯脫濱爾佛。吾等各有其事。各當趨往營爲君及余雖有一面交。然卽今分袂。亦未始不可也。余乃求懇之曰。世奈何無信余者乎。余亦忿不自聊極矣。尙其死歟。女郎聞余茲語。乃略止步。問曰。若何言者。頃若所言者。何謂也。余曰。余今方將往作證人。救一無辜者之生命。而百方見阻於他人。初則以賄賂。旣而以脅迫。今日則彼走狗。

明白以語威吾。謂將設法周內入余於罪。誣余爲正凶所傭。誘彼被暗殺之考林立談。以便擊射者。果爾則余罪至大辟。將受戮辱而貽蘇格蘭小說家以資料耳。大隈濱爾佛之名。將若曇花一現。從此消滅矣。凱脫黎娜乎。此令成人當之。猶覺其艱。況余尙孺子。其何能堪耶。余滔滔然言之。絡繹不少間。女則愕然呆立。而靜聆見余語畢。乃徐曰。考林乎。！是乃鴉冰暗殺案也。狀似甚惶駭者。是時余已伴女郎回至谷口。聞女郎語及鴉冰。心中忽大震悟。躍身橫阻其前。大呼曰。上帝乎。上帝乎。余何妄謬若是乎。余何以不慎若此而宣此祕密乎。遂以拳摑腦不已。女郎見狀驚曰。天乎。若狂耶。余恨曰。余曾以名譽爲證。誓不宣此祕密。今洩之矣。咳。凱脫黎娜。女郎曰。果何事乎。豈頃間諸語。若不宜告余乎。余之爲人。非類賣友者。若寧不能信耶。余今舉右臂向天誓之。決不令他人知也。余曰。喚。余固信君不疑也。！余詈已耳。余今晨與彼等針鋒相對。不稍退却。寧受縊辱之恥。而不允彼等之請。毅然決然甚至。不意數點鐘後。竟在道傍嚼舌。忘千金然諾之有係於品德甚重。而毀之矣。噫。余猶記彼濱

司官之語曰。余今可信託君者。惟一事。卽君之許諾。不洩此祕也。今余之許諾若何乎。余已洩之矣。若亦將不信託余矣。人孰肯再信此無誠信者乎。已矣。余尙以死爲得。余言此音甚悲慘。第雙目中。則粒淚俱無也。女郎慰曰。余心爲汝傷矣。然君實佳士也。君非謂此後恐不見信於余乎。否否。必不至此。蓋余心極信君也。至於彼等當路者。則余至不欲齒及。彼等雖盡力羅君陷君。而余則敬君爲公益公理。甘於犧牲己身之英雄也。君頃因一語不慎。遂不待其友之賣若與否。而遽欲先死。亦太過矣。余願君忘之也。余呆視女郎曰。凱脫黎娜。君言眞乎。君尙能信余乎。女郎呼曰。君不見余面上淚班乎。密斯脫潑爾佛。余淚爲君灑矣。聽彼等縊君可耳。余決不相忘而永遠記念君也。余又猶豫然曰。或者彼等徒戲余童驥耳。縊余與否。尙不可知也。女郎曰。是故余欲得聆君事之全豹也。君旣誤洩之矣。然則盍罄之乎。余乃就坐道旁。女亦相傍。乃舉余前此事一一詳告之一。如今者陳於讀者諸君之前。惟輕蔑其父之意念。則隱而未宣。迨至語畢而起。則日已入山。女郎乃驚曰。天乎。時已晏矣。遂以

手授余。囑余再往。冉冉向簾村去。余一人悵然獨留。望倩影至不見。乃轉身行。中心志忑然。莫名憂喜。但覺甚慰適耳。余行甚遲。蓋懼捕人之方候於逆旅也。過道旁雜貨肆。入之。買飯爲晚餐。餐畢。乃徐徐返寓。踽踽獨行。恍然似凱脫黎娜尙在傍。而余方以臂承之也。

## 第八章

次日爲十月二十日。余晨起。易新製之衣。趨謁司官。司官見之笑曰。哈美哉君也。鄙人爲小女喜得良友矣。密斯脫大限乎。更可告慰者。則君事亦可望速了矣。余呼曰。僕事已就緒乎。潑曰。事真出於預料之外。蓋君欲爲證一節。可望允准也。若君便者。則與鄙人同行亦可。大審日期爲下月廿一日。在英佛穗地開庭。余不意其迅爽若此。頗驚訝。一時竟無語作答。潑則續曰。今余雖可勿庸復要求君之嚴祕此事。然終勸君以緘默爲妙。明日君之蹤藏。將見調查。凡有小疵處。鄙人必力爲彌縫也。余曰。僕將益謹益慎。不負雅意。誠以此次佳惠。皆出於君。余安得不銘感五中乎。潑曰。鄙

人聞君語滋喜。知鄙人熱忱已邀佳許。然則異日君必有以報我矣。乃作咳嗽復曰。案情今與前將有大異。所有棼絲皆將待君之證語而得理。但今日則尙不須煩君也。余插言曰。長官此案果如何措辦者。依上星期長官所言觀之。茲事似頗難一時卽了。何以今日已能就緒乎。司官曰。親愛之密斯脫大隈雖親愛如君。鄙人亦不能輕向之洩政府機密之措施。君必靜安無躁。但知大略亦足矣。言時面作微笑。極和藹。手則搦新筆。儀容誠類一端厚長者。絕無絲毫奸猾之態。桌上紙墨俱備。書錄極易。余乃自警。益慎言語。防爲所錄下也。時則濶以筆點墨。復面余問曰。尙有一事。須請問。此事鄙人前曾推置一邊。不加齒及。今案已就緒。不復有緊要關係。故欲復相瀆。請蓋鄙人好奇心使然也。足下前非謂遇雅南於林中乎。余曰。然。長官濶曰。是否案已犯後。乃見之。曰。然。若曾與交談未。曰。然。濶乃作不經意狀。曰。然。則以鄙意察之。君與彼前此當爲素識矣。余答曰。僕決不料長官能作是想。雖然。茲事真不出長官所度。濶曰。何時君復與分袂。余曰。不能答此。惟俟大審時乃言之耳。濶曰。密斯脫。

潑爾佛尙疑此事與君有利害關係乎。余非已允保足下之名譽矣乎。鄙人非食言者。奚必多憂慮耶。雅南之所在。鄙人敢決君之必知。而且君苟有心相協者。則灑監於雅南之尾。助吾捕之易易也。余曰。長官是。則余不能告。蓋從未介意及之也。潑曰。如何覓彼之法。則君必知之也。余默然不聲。木坐其前。潑乃曰。君所謂感謝之忱。止是乎。此種消息。亦不肯惠告乎。於是二人靜坐不語者移時。潑乃起立曰。鄙人頗不幸。不能得君惠愛。吾等自後可勿再涉及茲事。現在小女方渴候駕臨。鄙人若再羈延其愛友。則太不情矣。因一笑。引余登樓。入內。則三女郎已盛服坐待。衣飾極新時。態度嬌嬈。麗若名花。爲有生以來第一次創見。寒暄既畢。卽偕赴公園。甫出門。聞身後呼哨聲驟作。其聲峭厲尖銳。可疑可奇。急回首顧。見一紅頭短身人。方向路右奔去。倏忽不見。余識其爲凱脫黎娜之僕。名納耳者。今旣來此。則其主亦必匪遙。遂四周環矚不已。孰意倩影竟杳然不可得。當時憫憫然疑思不定。嗣後乃知凱其日果未嘗來。而納耳之哨。則別有用意也。見下余等道出自利司路。過白倫斯固。以至於

墾布公園園景甚佳。亦甚宏麗。白石爲步。籐菊爲亭。而安樂椅憩息所。尤隨在皆是。洵賞心怡情之地。惟余等四人。則各具肺腸。落落不能相合。故不覺其樂。反覺其厭矣。蓋余則心目中皆凱脫黎娜之影。而彼三女郎。亦方各有懷思。其與余偕行也。極爲勉強。時露落寞不悅之貌。而第二第三女郎尤甚。余乃大愧。入園未數武。謔浪少年十數。一擁而來。內有衣軍服者。亦有作法學生裝束者。然其面目不正。步履輕佻。令人一見而知爲好色之徒。繞圍格女之前後。歡語似素識。格女因而爲余一一介紹。彼等卽向余作禮殷殷。足恭之極。揣其心則妬嫉非常矣。同行之際。諷刺嘲戲之語頻來。而其中服軍衣之數輩。尤爲喧嚷。有拔劍起鬪之概。余恨極。思舉吾足而一蹴之門外焉。心旣憤憤。步乃益遲。遂後於格女者數武。未幾。一少年軍官忽啓口。問余曰。若名爲潑爾佛乎。余舉目識爲籐更中尉。其人步蹇目邪。鄙陋無禮之狀。溢於言表。乃亦惡聲報之曰。然也。少年怒笑曰。哈。潑爾佛。潑爾佛。言之不已。余亦怒。冷然問之曰。先生。賤名豈有不合足下之處乎。少年曰。哈哈。若亦知雅南格利谷而年少

名別其人乎。

余答以不解所云。少年獰然哂曰。若大類舉火棍而塞諸口。余亦反唇

哂之曰。若欲犯乃公者。當先學數句英語。若作司谷脫語之蠻夷。其自諒量。少年裂

眦睨余。以手引余袖而向園外行。余卽隨之。旣出園。少年止步。握拳力摑余頰曰。若

懦弱之英犬。余不答。亦舉拳報之。且加重焉。少年乃退步。除帽向余鞠躬曰。好好。余

受辱甚矣。爾敢辱罵英國皇帝之士官。譏其不能作英語乎。來來。余儕各有劍在。而

皇家公園亦離此不遠。其隨吾行。余答以鞠躬從之行。少年且行且喃喃怒恨曰。英

語。！！焉有英國士官不能作英語者。其忿憤似達極點矣。然覩實彼開咎不在我。

余默然不聲。惟念及大事未理。而新仇又益一人。則不覺悔懼耳。行際。亦作遁逸之

想。但以來日大難。殷愛四逼。與其聽小人播弄而入於罪。無寧決鬥而死。且遁逸萬

一不成。而被追獲。則羞辱不更甚乎。乃決意不逸。而隨於後。垂垂然若喪家犬。旣至。

少年卽道旁抽劍挑戰。余亦傲然出劍相迎。是地四無人跡。惟一二林鳥作壁上觀

耳。未數合。簾已得余劣點。乃驟退而又突進。高舉其刃。驟斫余腦。此着余從雅南習

劍時未嘗見過。手足大慌亂。不知所可。籐忽止其劍不下。大呼躍進。把余腕奪劍摔諸草中。余趨拾而復戰。不移時又見摔去。乃復往取。而又復見摔去。籐遂插劍入鞘。納手袋中。而怒立以俟。見余復拾劍狼狽來。乃叱曰。鼠子勿畏。余不復與若戰矣。復嘲曰。若真村夫。劍之刃背尙未能辨。遽敢與乃公戰鬥。亦太不自量矣。余答以是實。咎在余之習藝不精。而彼亦傭人過甚。若余再忍受不戰者。則愧爲丈夫矣。籐曰。若言固不謬。但乃公極勇敢善戰。猛力如獅。不屑與弱蟲角也。余曰。然則下次若當不致再仇余矣。籐曰。誠然。誠然。潑爾佛。若誠婦孺耳。余實恥與若再戰矣。余曰。若尙未知余與法來賽而辨鬥之情形。爲更可辱也。籐聞之甚窘。曰。法來賽而羅浮脫氏也。羅浮脫一族。皆魔鬼磨研而成也。語畢。作誓以堅其言。於是忽驟步近余。力握余手。稱余爲可造就之少年。又憐余之不學。又謂得暇將授余以劍術云云。余語之曰。若果垂憐憫者。則他事需若之援助甚多。劍術尙非當務也。籐問曰。何事需吾。余曰。請若現在隨吾至仇人家證明余人品之端正。則後此彼等鬼蜮技倆。難以施於余身。

矣。籐大聲曰。潑爾佛。余將助汝速前。導往。憶余之來此園也。步遲遲甚不欲前。今茲自園中出。則履行既健而速。腦中彷彿印聖經上句曰。已消滅之屬行際。覺渴。就道旁聖馬加脫之井一飲。水之甘美。非伊所思。余等入凱農門。由納什鮑路。以直至於潑司官家。途中籌商之法甚熟。既至。闔者謂主人雖在舍。但今者方與長官數人議論極緊要之祕密事件。是以閉門拒客云。余曰。余事三分鐘即可了。且若主人所籌之事。余與知之也。闔者快快入內通告。籐及余則鼓勇逕入其待客所。聞喁喁之聲作於內室。其時潑司官法來賽。而及潑司地之司庫密司脫愛而更。方共桌密議鴉冰暗殺案。聞余之來。頗驚亂。少頃傳命延余等入。潑先曰。善。密斯脫潑爾佛。君何爲而忽還。法來賽而。則默然注桌上不瞬。余答之曰。僕今延得一人爲僕身名作證護。長官以此舉爲當乎否乎。乃轉向籐更。介之前。籐進曰。今日余在皇家公園。與此少年決鬥。少年拒戰甚力。不愧爲好男子。故余今茲頗敬佩之。且認其爲英皇陛。下之忠僕矣。余曰。謝君誠實之證語。於是籐更向三人鞠躬而出。此蓋余二人預先。

言定者。濬瞪視曰。是何爲者。余乃前曰。謹告長官。僕今日率此忠事英皇陛下之軍。官來。所以證余爲忠孝之民。後此無論若何。長官不能任意相窘。僕可無慮與君等爲肉薄戰矣。濬面筋漲赤。怒甚。呼曰。何來魔鬼。釋此狗來噬余耶。又怒顧法曰。西門。是皆若所致也。若非教吾以女伴。彼往公園而糾之勿來此耶。今有效否乎。呸。以此事就商於汝。真可謂老悖之極矣。法默不作語。濬復曰。余今後不復甘爲足間皮球。聽汝與公爵二人所踢弄矣。此事聽汝曹好自爲之可耳。余決不復爲汝曹效馳驅。以致既見恨於他人。復須時時受若等指摘。兩方結怨矣。司庫官愛而更君始末。忍耐不少怒。至是乃和聲曰。鄙意竊謂現在密斯脫濬爾佛之品行德性。已得完全保證。從此可高枕無憂。祇須大審日一來爲證人可矣。濬及法二人。於是頓悟。各向余作謙辭虛禮。擠余出室。

## 第九章

余有生以來。從未有疾言厲色。待人接物。皆以謙抑自持。余第一次知有忿怒。乃在

該日下午出自濱司官家之際。揣濱氏之心。無非欺余幼稚。故播戲不遺餘力。外則佯許保護我生命。而允我之爲證。內則奸險與西門相同。方極力謀余。其爲人之險詐。達於極點。余思之既怒且懼。彳亍道上。自思第一仇敵爲公爵。有蘇地西境全部。聽其統轄者。第二爲西門法來賽。而有羅浮脫全族爲之後助。第三則爲司官。三敵人者。與余孤立無依之孺子搏勝負。成敗固可不言而定。且彼傑姆司馬耳。及其廝僕紅頭短身之納耳。可疑處亦甚多。安知不爲攻余之第四敵乎。言念及此。悚懼益甚。心中急欲天惠一強壯有力而智識甚富之人。爲余聲援。既又念通國中才智豐足。肯慨然相助者。何處不可覓得。於是乃張臂思撞得其人。此類幻思胡想。固不足道。不意道上竟真有一人驟來。擦余之肩。旋趨街右。余覺有異。急返身回顧。識其爲律師史底沃脫。乃大喜。急追隨其後。史向僻處急行。久之。竚立在一家之門首。史復啓戶回視。作一暗號。立即隱去。余即隨入。凡登樓七層。史止於一空室前。探籥啓之。與余步進此室。旣入。卽閨戶加鍵焉。是房之內容甚不修潔。蛛絲滿目。蓋他人託史。

氏代招租者也。史謂曰。余等可席地坐。雖不適於體。然心實可少安。不虞隔牆之有耳也。密斯脫潑爾佛。予之望若來久矣。余亟問曰。雅南之事若何乎。史曰。明日禮拜三。恩迪將由其倫海灘來。運之出國。彼頗欲與君作別。但以鄙意觀之。則若二人愈速分開爲愈妙也。雖然。此且置之勿論。予今所急欲問者。卽君所進行之事若何矣。余曰。余事大難。潑司官至今晨方允余爲證人。大審時將見傳往彼舍。與之共赴英拂穗法庭。史驚曰。呵。一予決不信。余曰。余亦覺茲事之可疑。願君有以曉之。史大聲曰。實告君。余之革命心。實赤熾如火。急欲將彼惡政府推覆之也。但予爲鴉冰全族。及遮木士之經理人。不能分身以行余志。祇得盡余之職。必極力保護彼等之生命財產也。但於此案。察時勢。按情理。則事或有不能爲力之處。今將鄙意略陳。請君爲判之。揆彼潑氏數人心理。第一卽除去雅南。蓋不入雅南於罪。則遮木士不能羅入。此乃法律原則也。余問之曰。然則必得雅南後。乃能加罪於遮氏乎。史曰。呵。一彼等何必捕得雅南。但施周內之法。即可究遮氏於從犯列矣。每見官中首犯在逋。而嫌

疑犯又安然逃逸。反將無辜無涉之親友禁之於獄。此等舉動可笑亦復可恨也。且彼等捕人之伎倆。不過四處。一則犯人之鄉籍。一則犯人曾居住逾四十日之久之地。一則在犯人常逗遛之市邑內派探密偵。最末不過以捕役智能思慮所及者。於愛丁堡四境欄柵。及來斯港碼頭間密偵耳。然來往船隻繁多。國中一有舉動。則大眾皆知。衆口相傳。而逃犯一有所聞。則防備必早已周密。至末策亦徒爲形式。具文之公牘。無補於事也。卽如雅南。從未有一定居留地點。自四十五年之役以來。彼無有一地曾住居四十日之久者。彼又不逗遛市邑。平時舍應募於法國或集合黨羽。外更無常業。苟濬司官能猜及雅南之尙在司各脫地。尙未亡去。必早設法尋緝之矣。君以爲然否。余曰。君頃已言之矣。謂極捕役之思慮。不過在愛丁堡四境。及來斯口岸碼頭間以緝之耳。律師笑呼曰。若之學識。勝於濬氏數倍矣。濬氏曾行文緝雅南。其日爲廿五日。卽余與若第一次晤遇之日也。嗣後卽鴉雀無聲。然則彼將何處緝之。殆在英佛穗耳。是地乃堪伯露之要地也。密斯脫濬爾佛。有一言警若。卽濬老

志不在雅南也。余驚問曰。何謂也。彼不欲緝雅南乎。史曰。此乃據余私見而斷。料彼等不必得雅南也。蓋正犯爲雅南。然彼等實欲甘心於次犯遮木士。輾轉以入其罪。若當知彼等志不在暗殺案。而在藉是案以誣陷遮氏耳。余曰。潑曾問余以雅南事至悉。以是言之。吾恐彼等未必遽肯赦之也。史曰。雖然。此皆臆測之談。余等宜仍提議正事。余聞遮木士及其證人。皆被捕監禁。！潑爾佛君宜注意證人二字。！彼等收禁證人於威廉福特軍事監禁所中。非特不許人探問。卽通函亦不准。密斯脫潑爾佛乎。彼等并證人而拘之矣。若前此曾聞有類此者否乎。予老練之史某。熟知國典。第一千七百條禁止收押無辜。予安能坐視遮氏而不救。故於前數日已上函法部書記官。今已得其覆書矣。言時出紙授余。紙鬆薄而劣。上作小字曰。此照特給一事外人。爲照料遮木士一妻五子事。史乃曰。觀之。彼等不能禁予與敵族人晉接。故給予是照。令禁卒聽余入耳。此乃法部書記官特給護照也。然其所書若是含糊。其用意可一望而知。蓋彼等知禁卒極頑固。或者否認此照。而予因之必將徒勞跋涉。

而須再回愛丁堡以索正式護照。則又須守候多日。既得而再往威廉福特。則大審日已近。余卽得晤族人之在監中者。探悉其內情。然亦無及矣。由是觀之。予謂彼等藉案以誣陷無辜。非虛語也。余曰。余頗信之。史曰。予再語若一切。庶知予之不誤。彼等之禁遮木士也。於理不能禁他人之謁彼。今并證人尙不許人探問。其敢輕令予往謁遮氏乎。若試讀護照下文。其語曰。至於其他諸人。則無論何人不得強有所命。於奉公守法之軍士云云。濶爾佛君乎。彼輩濫禁無辜。尙自謂奉公守法。余言之輒怒不可遏。如火之燎原焉。余曰。護照全紙所言。仍無異禁人往謁。史憤呼曰。誠然誠然。彼等不容吾之往謁。故意遲予之事。須待英佛穗大審已過。方許吾往。如是則彼之狡計已遂。無虞見阻矣。嘻。密斯脫大隈。殊不知予非若是易欺也。予必設法見此輩被禁之證人。無論其禁卒爲愚爲智。予力足以愚之也。史當時慨然言之後。聞其在塔尼特姆街右。果能用計。得監管證人者之許可。居然相見云。余乃曰。余不信。中有可驚可危之處。史呼曰。汝不信乎。汝苟悉濶氏之用意。且大驚矣。乃出一紙。其

上墨瀋猶未乾似書未多時者。謂余曰。此上乃各證人之名姓。瀋司官署名其上。然瀋爾佛之名不可得也。今且置此問題。余將先請問。若知此紙印費出之誰乎。余曰。其殆爲喬治皇帝也。史曰。否。是乃小可出之耳。雖然。此紙固格倫脫與愛司更及彼西門法來賽而所刊以自用者。不意此紙適落予手。否則予於此案茫無把握。如行於巖洞中。求一線光明而不可得。余曰。此類行爲。豈不有違法律乎。史曰。造化不測。事有自然而然。予安暇他計。此紙予因有事往佛來閔印書館內。忽矚地板上有廢紙一疊。因拾而懷歸。初不知於吾事大有關係也。予今已照此紙刷印多張。俾此絕大之祕密。衆人皆知。余曰。雖然。君得此祕紙雖樂。然知證人內容。當又愁矣。史乃曰。此吾所以當君謂瀋氏允若爲證人云云時。不禁狂笑也。於是余舉今晨事約略語之。如西門之威嚇利誘。與皇家公園決鬪及築更慨然至瀋氏舍爲證等。一一告之不遺。惟第一夕語瀋之事。則因守諾之故。而未語。蓋於事實亦無關緊要也。余則滔滔而言。史則一味顛首。若機械然。余語甫畢。史卽張其口而大聲曰。速隱若身。語

極鄭重。余詫曰。奚必如是。史曰。以余鄙見所及。則無論若何。若以自隱爲是。予明告汝以故。蓋彼濱司官曾允若爲證。并許汝以不加危害。又不加以審訊。自表面上觀之。尙不失爲正人。但以頃者若所述。彼對西門之怒言。則綱領可得矣。推其用意。則嫌疑罪亦必不及若。殺害亦可免。所可懼者。則彼等將劫若他往矣。此爲彼等惟一無二之妙策。余敢與君睹之。余曰。君爲此語。使余陡有悟觸焉。乃舉濱氏戶前所聞。哨聲。及所見紅頭矮身之納耳行動以語之。史曰。無論何事。凡與傑姆司馬耳有分者。則必陰險可危。此可必信而無疑義者。傑氏之父與余族本有年誼。特其人尙不過惡。至於馬耳。則狡猾僞詐。黨羽繁多。此紅頭人納耳。余亦疑之。此事恐不妙。甚可危也。前此號倫女士見拐。乃老羅浮脫爲之主謀。今則小羅浮脫爲拐君之主謀。誠所謂難父難子。均出一門矣。且若亦知傑姆司之所以入監乎。卽爲犯拐謫之罪也。其廝僕皆嫻熟此類生活。傑將假其人爲西門使用。以成此奸謀。於是馬耳將因之開釋。或見私縱。而君則恐將拐禁於明勃克或阿撥而克洛斯矣。余曰。然則茲事重。

要甚矣。史曰：故余勸若不待彼等得機，卽速自隱避匿藏不出。直至大審之日，乃突然出現。其時則此案正需汝佐證也。密斯脫潑爾佛乎須知若之證語足以左右此案兩方面皆極注意者。余曰：余目擊凶手行動，雅南真未嘗預與也。史高聲曰：若是則上帝慈悲。余族弟無罪矣。然其生命旣全仗君三寸舌，則時機不可失。危地不可留。語時傾其囊中資於地板上曰：此乃吾所畜有。請取之而速趨倫隄，卽從鄙意速隱若身。勿來愛丁堡。直至時機之旣熟再出。余問曰：然則余往何地隱藏爲妙乎？史曰：予亦方在此思維也。蓋余所能遣汝之地，皆爲彼等所能測能覓者也。故若必須自謀，而求上帝爲之引導。迨大審之前五日，乃以書寄余可也。苟若能安匿至於彼時，則於英佛穗之大審，可安然出證矣。余曰：尙有一事相詢。余即可往見雅南否？史狀爲一呆，乃徐曰：予謂若勿往爲佳。雖然，雅南志在晤君。今夕將伏銀山右林叢中，君若往者，必先靜匿一處。俟人蹤旣少，乃再趨晤之。此行須千萬加慎。蓋一不小心，則若二人生命，卽不可保矣。於是史與余握手而別。

## 第十章

余至倫隄時已三旬半。自思籐恩村乃凱脫黎娜所居。而余平時所欲往者。但今日馬格利耳氏。傑姆司族人也方顯然謀我。則其地正宜遠避而不宜趨近。無如少年人每剛愎自用。不顧危險。而況復爲愛情所動。其勇敢冒險之性。更不易挽回。余遂轉身向籐村矣。惟心膽仍懸曳不定。時時隄防。偶行及隆起甚高之路。遂力趨登其頂。復疾下。入路旁麥田中。伏而靜俟。以防危險。未幾有一人過。裝束極類本地人。而狀有怪突可疑處。緊隨其後者。爲紅頭人納耳。再則廠家運物之車。及荷鋤平民若干。使令稍有智慮者當之。則此時立即廢然思返。不敢再前矣。但余既蠢而愎。以爲納耳之行於此路。理所當然也。此路爲謁其女公子所必經者也。至於其他可怪之人。則土人貌類是者。甚夥。若見一人卽裹足。則跬步不能移矣。於是強自寬慰。急趨籐恩村。密昔斯沃其來家。適沃及凱脫黎娜方並立戶外。余卽遙摘帽呼曰。索六辦士之孺子來矣。凱脫黎娜果立即趨迎。與余酬語甚洽。而老婦沃其來亦大異曩昔。歡然前

與余款洽事後乃知老婦曾於是日之晨遣人往尋阮客樂探余身世而阮氏復一函稱頌余之品德甚至是以樂見余也立談未久沃其來呼曰六辨士可與吾儕共飯凱脫黎娜速往告諸婢令整備之凱去沃導余至客室對坐沃之形狀與前日大不同脅肩詔笑無微不至戲呼余爲六辨士不止以余測之沃之重余已達極點也凱返余見之頗赧蓋少年人遇美女如馬之遇刺心中忐忑不知所可時而面紅耳赤慮女郎之笑吾蠱野時而疑沃及凱二方合力戲吾時而又覺凱天真爛熳無一毫詐僞而轉怒此老婦之狡猾心中念慮輒驟不止更不能作片語惟躊躇坐二女士間呆若木雞沃其來識機避去余乃與凱獨留讀者諸君乎鄙性善疑且疑團一起更不易打破但不知何故對於此凱脫黎娜女士則雖已知其家世明曉其爲狡猾賊徒之女然心中不覺有絲毫憎惡此亦可奇也時則女以誠摯之聲先問曰予可否問君以——余曰今日余可與若縱談一切矣蓋余與潑所約之語已逾屆並未展續故可暢言無慮女曰然則速告予予姨氏卽將復來余乃舉余與簾更中尉

決鬪始末一一告之。女聞之乃曰。然則總而言之。君既不善與美人爲友。又不能與豪傑結交也。且君父何不以劍術相授。余曰。是誠不解。蓋余父僅授余以臘丁也。雖然。若須知余尙能堅忍力戰。不畏難也。女微哂。復曰。昔凱脫林特格拉斯。以獨臂當垂破之堡門。其勇敢之名。無人不知。若亦樂爲皇帝盡死力乎。余曰。誠然。蓋余愛此皇帝。願上帝福之。余亦願爲國捐生。以盡忠君之職。女曰。此乃正當之思想也。惟若必須速習劍術。余不願友不知擊刺之人。余於是舉船中戰鬪之事告之。而隱余所以登此船之故。女聆之曰。君誠勇矣。然予猶以君友所爲更可羨可愛也。余曰。人人皆如是說。蓋是友雖不免有小瑕。但其人勇毅而慈愛。尤爲可佳。願上帝福之。余述至此。頓念其人。又思今夕即可與晤談爲樂。心躍然不安。女忽大聲曰。予尚有要事。急欲告君。昨接予父函。據云事有可望。囑余明晨往某監內謁見。蓋馬耳已遷囚矣。旋曰。君或不願聞其人之消息。君殆惡其爲人乎。余答曰。余安敢惡之。實告君。余聞尊甫事。爲君額手者久之。想此時君之心志舒悅。樂慰無比矣。雖然。余則或將墜其

計矣。蓋余此時腦中尙印有西門法來賽而之銳厲語彷彿猶湧湧在耳也。女呼曰。余知君固不能釋憾於此二人。蓋傑姆司馬耳與濱司官同血族也。余曰。此則余從未聞之也。女曰。君與此族鮮有交涉。無怪君之不知也。此族共分二枝。一枝曰格倫脫。一枝曰馬格利。而支派雖異。然不能謂非同族。實皆係鴉冰之子孫也。而鴉冰卽余鄉得名之人也。余曰。尊鄉在何處。女曰。是鄉非特敝鄉。亦尊鄉也。余曰。然則今日余又添新智識矣。余前此祇知司谷脫爲余等鄉名耳。女曰。司谷脫者。實愛而蘭之原名也。余等今日足所踐履者。古名鴉冰。當時余等遠祖方爲此名。而與羅馬及亞歷山大戰爭。若豈忘之乎。余曰。然。余直忘之。且馬西頓與司各脫戰事。余歷史中未嘗讀及。女曰。此事吾在襁褓中已耳熟之矣。余不欲難彼。乃各無言。既而餐具遂與二女士共餐。菜味甚佳。所用器亦甚古雅精美。酒味亦濃芳芬馥。余於席間縱談甚洽。久之日漸西斜。乃起立告辭。蓋余決計往銀山與雅南作別。故余必須先往辨其藏匿之林也。凱脫黎娜直送余至園外。女問曰。余儕相晤未久。又須分手。未知何日。

方能再晤也。余曰。此非余所能決。或卽日再晤。或久遠無期也。女曰。果如此。令余憂甚。想君亦同然也。余俯首不語。女復曰。予與君不過一面交。而相習如故。眞出予意表。君誠實勇敢人也。將來必大有爲。第勿忘汝親愛小友可耳！又曰。他日君功名成就。余亦成老婦。然此心耿耿。不能忘今日之情也。他時與兒孫輩圍坐。將談大限。潑爾佛之小史。繼之以淚。更將今日別時之情狀。一一告之不遺也。乃趨前執余手而吻之。余受此奇寵。不禁號呼。女面色大赤。向余點首曰。此乃余所以尊君者。其脣之熱。可代表其心也。余觀其神志。豪邁英爽。一如男子。其吻余手時。一種莊嚴狀態。如吻查理士皇太子。可見女士之垂愛深矣。余非木石。安有不觸覺者。於是心中大感激。藏淚之戶。呀然自開。而沛然下降矣。久之始曰。吾願上帝福汝。汝仁愛人也。別吾親愛之小友。乃鞠躬行。余取道來斯河側。向司托克橋。繞鑛銀廠而前。細徑曲折。與河並行。流聲潺潺。清越可聽。其時夕陽返照。漸入深林。長影在地。覺景緻殊鮮奇可觀。自維今者進可以得晤雅南。退可以見凱脫黎娜。私心忭慰之極。手足不覺自

爲舞蹈。而首則左右顧盼。不意因此一轉顧。而突見一紅頭人。蛇行趨叢草中以伺  
余後。余大怒且懼。立即轉身向籐恩村而奔。過草茂處。力爲提防。以備襲擊。此地極  
爲曠野。四無行人。而獵余者竟舍此機會。縱余遠遁。是其所志。不僅在大隈潑爾佛  
也。余再抵籐恩村。凱脫黎娜尙在園中獨步。乃呼之曰。凱脫黎娜。余復來矣。女曰。若  
面色何變易也。余曰。余一身係二人生命之安危。若不慎自保護。則非特罪也。亦且  
可恥。余之此來。不敢自謂合理。但汝旣早知有人傷害於吾。而不以相告。何也。女驚  
呼曰。汝何以此語向予也。予何嘗有害汝之行爲。余曰。余自別若後。卽覺身後有人  
尾躡。其人之名卽納耳。若父之僕也。女曰。若必誤矣。納耳方因予父事往愛丁堡也。  
余曰。此余之所以恐懼也。若謂納耳在愛丁堡。余在此間能爲汝另覓一納耳焉。余  
知若儕皆有暗號。斯號乃所以求援者。苟一作聲。則皆趨來相救矣。若今試之。以試  
此人之是否納耳可乎。女詫曰。若何以能知余儕有暗號者。余曰。因余稟上帝所賜  
之奇術。卽知識是也。請君惠允速作一哨聲。余將令若得見納耳之紅頭。余當時之

語尖刻而利。自悔作事孟浪。以至自陷首於黃蜂之巢。以致不可收拾也。時凱脫黎娜以指按脣。吸氣作哨聲。極清澈宏遠。聲畢。乃默立移時。余方欲乞女郎再一爲之。忽哨聲自遠而至。出於澗側叢林中。余笑指其地方。欲告凱脫黎娜。而納耳已躍入園中。目光如炬。手執黑刀。蘇人俗語呼  
刀爲黑刀見余安然立其女公子身旁。則大驚愕。如受重創。余乃謂凱脫黎娜曰。彼已應召而來矣。汝謂在愛丁堡乎。而汝父之事果何事乎。請問之。總之若貴族人。卽欲危余生命。亦宜明白令余知之。不宜如是也。於是女向納耳作土語。嚴詰其故。納耳狀似盛怒。語久之。女方轉身謂余曰。彼誓謂非是。余曰。凱脫黎娜若信之乎。女搓手曰。余安能決。余曰。余則必知之而後可。蓋余肩荷甚重。安能貿貿然不加謹慎而行此黑暗中哉。凱脫黎娜乎。試設身處地。代我慮之。余今別無所請。但請君禁此納耳。直至明晨上午二點鐘以試之。於是女復與納耳作土語甚久。女面色灰白。顫聲謂吾曰。納耳謂余父方有事囑彼理措也。余曰。然則此事之實情可見矣。願上帝慈悲。勿助此惡人。女默不語。惟張目注余不瞬。余乃復曰。

然則余與彼！之生命如是而止乎。女亦悲呼曰。予其違父之令乎。然彼方在監中。生命可虞。背之則不能救之矣。余曰。納耳或並未承若父之命。不過承西門之命耳。若父或尙不知此中內情也。女悄然悲泣。余亦心爲之碎。自咎不已。想女郎現在所處之地位。誠左右爲難也。乃徐語之曰。然則請君留之一點鐘。余將試吾命運若何可乎。女以手授余。泣曰。願得一語相慰。余乃堅握其手曰。然則留之一點鐘。吾之密司乎。三人之生命皆繫於君矣。女曰。必踐約。遂大泣。余思此地不可再有遲留。乃逸。

## 第十一章

余奔行溪谷間。經司托克橋。過銀廠。竭力而趨。不敢稍止。雅南所匿之林。在銀廠之東。堆棧之南。每晚十二點鐘來此伏匿。至兩點鐘乃去。余知之。故訪之極易。旣近。吾乃緩步向前。行若無事。而加意提防襲擊。自思余頃者對於凱脫黎娜之舉動。實屬愚莽之極。又念遣人狙吾者。不止一傑姆司馬耳。而受命狙吾者。亦不止一納耳。然則斯時在在可虞。稍一不慎。足令雅南並遭擒獲矣。乃轉向鑄銀廠。縱目遠瞭。陡有

曲徑回繞阡畝間。毫無人跡。心始大慰。遂自林右分草而入。蛇行徐步以達於林之左端。遂席地靜坐。可一時許。日已西下。霞光反映天空。明耀若錦。旣而天色漸冥。炊煙與遠樹錯雜。道中行人絕少。不過三數鄉人荷鋤返家耳。自思狃余者。無論若何精細。斷不疑余之匿於此處。殆已他往矣。乃步入林中。靜臥以待雅南。然心中忐忑。草木皆兵。於是強定神志。枕土而臥。但見新月一鉤。高懸空際。四野寂然。毫無聲息。靜臥約三四時。心事潮來。不能成寐。初則思及籐恩村之行。自咎不止。繼又思露匿此間爲事至險。余曾以二人生命之重。脅彼女郎違其父命也。今仍陷險境。不知吾二人之生命果如何耶。於是不禁悚然。凡世人良心與勇敢心之比例。常爲一與八之比例。余斯時愈思愈覺可懼。怯弱心愈長。卒之驟然躍起。自念不如速往濱司官處。乘其尙未就寢。告以悔悟。願聽其指揮。是固無人知。亦無人敢相責。卽彼史律師亦不能責余反復。可直告以懼於見躡。思自脫於危耳。彼安從強吾哉。凱脫黎娜則更不必慮。余自有語足以對付之也。如是則吾之憂危愁慮。可一舉而掃盡之。然後

吾行吾素。獨享吾福。得暇得機。再試媚取凱脫黎娜。何必干涉鴉冰暗殺案。以自入於嫌疑。又何必計彼史堪二族之怨怒愛憎。以致自入危險乎。於是恍然覺前此隨雅南備歷艱險之實爲謬妄無識。自咎不能早見及此。以遲至今日。讀者諸君乎。設余當時不再慮。而貿然出林。詣濺司官處。則余將成自私自利之人。而品德淪落矣。幸上帝慈悲。感動我心。陡然警悟。覺今日神志過敝。故油然生此自私自利之念。幾危雅遮二人之生命。於是悔恨心大生。怯餒心頓去。自思苟余現在不待雅南而逕自出林。則必爲敵所刦無疑。且設余出林而未與敵遇。彼刦余者不幸失吾而誤獲雅南。則吾之罪萬身莫贖。永不齒於人類矣。思至此。萬慮具息。怡然復臥。斯時夜已將半。雅南來此之時期已近。又歷若干時。忽聞林外微嗽聲。余急伏地。脣吹作雅南嘯。未幾。應聲自遠而至。則雅南來矣。初作絕細之聲問曰。大隈若於何時來此。余曰。來已多時矣。雅南曰。幾令人望眼欲穿。余隱於此村之好友家。終日伏處積草中。黑不可見五指。每於夜深人靜。則來此伏臥。以俟君者二時。久之信息杳然。幾令人煩。

閻欲死。今夜幸若來此。吾心得以稍慰！大隈！今夜可同予啓行一否。復曰。予誤矣。予指明晨也。余曰。然。雅南汝謂明日啓行確也。余在此守候幾半日矣。雅南曰。余儕上次別後。各稍受折磨。余曰。然。余將舉余所經歷之事告汝。乃擇要一一告之。雖錯雜無章。然明顯易曉。雅南靜聆不加詰問。時作笑聲。令余聞之滋爲悅慰。語畢。雅南曰。若之爲人。誠有可奇可詫處。而余前此所從未見過者。按若所語。則彼濱司官實可爲若之好友。不識若何以不能與之相洽也。至於西門法來賽而及傑姆司馬耳。雖前此爲予同類同羣。而予殊不善之。法來賽而之父。肥胖而俚。人咸知之。而格利加拉其人。則余自雙足能立於地。卽不欲與彼交。猶憶垂髫時。曾拳其鼻。惟音樂一道。則伊確有根底。非余所能及也。余曰。余今有一事。亟須詰若。其一卽史底沃脫律師之爲人如何。其二卽官中遣人躡余後者。其意在刦余一人。抑志在捕若耶。雅南曰。若所見如何。今旣有經歷。當能明其所以也。余曰。余實不敢下斷語。雅南曰。余亦不能決。然其志在逋汝。則可無疑義也。余曰。彼等所遣躡余後者。大約將有幾人。

雅南曰。此亦視事機而定。如其志祇在捕若一人。則二三少年卽已足用。如其志在吾二人。則十人或十二三人。亦未可知也。然此人數亦不足懼。若固曾目擊予在船中之戰鬪矣。余曰。以是言之。余宜避匿爲妙。雅南曰。此固若之不二方法也。但以余當之。卽令彼等今方狙伏於此林之四周。余亦不之懼也。大隈乎。凡此狙伏尾汝者。必皆爲蘇人。而屬法來賽而及格利加來之同族。蓋惟此二族之人。習爲拐擒之業。格族之人。尤熟嫻此術。被拐者不自知。而警士亦不及察。余之所以機變百出。亦因前此曾與此輩相習而然也。但彼等之伎倆。余對付之極易。余思格氏之人。此番將遇敵手。領略吾之辣味矣。余曰。此事誠可謂之一種學問。雅南曰。然。予敢謂若未有寸得於此學也。此亦學生渾然粗直之常態耳。今安知此時彼格氏及法氏之爪牙。方伏近左右。俟隙而動也。余曰。然則若何而可。雅南曰。余亦方在此思維也。雖然。事尙可爲。蓋有原因甚多。第一斯時極黑暗。遁走尙易。第二則彼等爪牙苟尾追過急。吾儕可以戰却之。祇需君承吾背。爲余後護耳。就吾所見。今宜速出林。乘星光行抵。

其倫海口。以覓吾舟。再籌汝所應行之事。吾不願聽汝獨留於此。余曰。悉遵君命。君尙須一返尊寓否。雅南曰。何必再擾居停主人之清夢。語畢。雅南起立。摸索林中。向東而行。余亦隨之而出。

## 第十二章

是時大約三時。玉兔入山。惟明星尙躍然空際。冷風刺骨。正行間。忽有濃雲自西北來。將星光漸次掩蔽。余等乃於暗中摸索前進。此種景像。蓋逋囚所最歡迎者也。又歷若干時。入白勞頓睡城。穿別克狄路。經余前所見縊架之側。再前。有燈光自洛慶得村高屋中射出。余幾誤以爲燈塔。又魚貫前行。回繞於阡陌間。與雅南時而顛躡。乃相率聯行。以達於嶺峰巒重疊。泥淖難行之處。是地名斐加脫。乃疲極而偃臥一大樹下。倚樹假寐至五句鐘。時天已大明矣。晨光晴朗。氣候煦和。惟西風尙勁。雲皆向歐洲大陸飛去。雅南起坐。笑容可掬。余自與雅南別後。至今日乃得再晤。見其身仍御廣而且寬之大衣。但增一雙厚絨長襪。蔽過其膝。似有意稍改易其形狀。以誤

緝人耳目者。惟天氣是日頗暖。此項服飾至不合用耳。雅南曰。大隈。今日晨光寧不  
佳乎。予今日得重觀天日。與汝偕行。豈非大幸。與往時伏匿草堆中屈曲不舒。不可  
同日而語矣。余問曰。君於當時作何種思慮。雅南曰。無他。禱告耳。余問曰。現在尾吾  
儕者。何往乎。雅南曰。其人之爲長爲短。惟上帝知之耳。大隈乎。吾儕速盡力前進。聽  
天由命可也。乃沿海濱而東。行抵意斯克峽口。海水湧湧內流。向兩岸奔騰濺擊。與  
日光爭輝。景緻極佳。然雅南則覺如處荆棘。急急前行。不暇領略。陡謂余曰。今日出  
遁似頗非計。余覺腦昏心亂。不知所可。余慰之曰。雅南。速振汝精神。勿作他想。雅南  
曰。嘻。予何嘗作他想。余恨在司各脫飽嘗烟氣。使余生厭矣。余曰。吾友厭故鄉竟至  
於此乎。雅南曰。誠然。余伏處草堆。至今日乃得見天日。焉得不怒。余曰。然則君厭草  
堆耳。雅南曰。非也。予所恨者。終日處黑暗中。不知晨夕。如度長夜爲可恨耳。予悔不  
早匿於野林中。之爲舒適也。余曰。然則若何以知一定鐘點。而潛出以俟余於林中  
也。雅南曰。是亦有故。蓋吾之良善居停。每至夜中十一點鐘。則必親持燭來。饋余以

肉糜糖食及白蘭地少許。飲食既畢。則知往林中之時屆矣。乃摸索入林中俟若。約至二時之久。再踅回草堆中伏處。其困苦真不堪言狀。予願上帝慈悲。不令予再遭此厄也。余問曰。何謹慎若此。雅南曰。有時知風鶴稍遠。則亦出而作猜拳之戲。或慷慨高歌。聊以自遣耳。余曰。何歌也。雅南曰。鹿玩草木之歌。及古時英雄豪傑常歌唱者。有時且撥弄箏琶。作雄壯之聲。自覺極佳。然失調處。亦甚多也。雅南於是問余所歷。余將往事復述一過。雅南聆之極爲注意。既畢。乃謂余曰。若爲西門法來賽所威脅。當甚懼駭。余曰。誠然。雅南曰。卽余當之。亦復如是。彼誠刀險人也。雖然。彼亦有足多者。則其戰鬪極勇可敬佩也。余問曰。其人誠甚勇敢乎。雅南曰。勇敢乎。其人之勇敢堅忍。比於余有加焉。旣又談決鬪之事。雅南怒不可遏。大聲曰。若思之!!!余曾在谷穂納克詔汝以劍術。汝又忘之耶。噫!一次!二次。劍被奪而掉去。可恥孰甚。速起。余今再試教汝。直至汝能勉強擊刺爲度。否則無行矣。余曰。雅南若言誠類患熱症者之囁語。今安有學習之暇乎。雅南曰。雖然。若三次見敗。三次俯拾。一如馴犬。

可羞孰甚乎。彼篠更中尉。諒必不弱。惜無機與彼一較其技也。余曰。若真愚人。此事乃我事。何涉於若。而如是憤憤乎。雅南尙喃喃不休。余乃慰之曰。吾若得機。卽專力精習。下次務能不貽若羞爲度可乎。雅南曰。唉。下次乎。請先告我。余曰。雅南。余以爲精習劍術。不如習法律。雅南曰。是極無味。不如爲皇帝之兵士爲愈也。余大聲曰。然則余二人相值。則若何。若服雅各皇之兵衣者也。而余則服喬治皇帝之制服。苟相遇於疆場。將如何。雅南曰。若言頗有理。余續曰。律師乃余志在所必爲。且此項職業。令彼三次失劍敗北之怯人當之。亦甚相宜。且余習此業。尙有別因。蓋造就律師之學校。乃在荷蘭之來頓城。爲余族兄潑而佛所從肄業者。余若前往肄業最便。並可與君時常把晤。勿慮見緝矣。若雖爲軍規束縛。不能自由。然乞假離營。以謁一來頓學生。諒亦不致不允也。雅南曰。余思此策甚妙。余隸特拉蒙默而脫大佐麾下。其人甚慈善。更有進者。則余有族弟亦在荷蘭。服役於某司各脫人所組織之聯隊內。爲副隊官。余託名往謁。彼當無不允也。且吾隊中兵官默而脫。極有學問。其著作頗富。

有類古時之該撤。如聞吾往荷蘭覈察。必贊成也。余曰。然則默而脫雖爲兵官。實一著作家乎。雅南答曰。然。余則殊以兵官爲可娛樂之事亦多矣。何必注重文學乎。余曰。然。今有一要事問君。請將寓法之住趾告我。俟余一至來頓。卽將余之住趾寄君也。雅南曰。最妙。汝有信。可寄吾族長處。倩其轉交可也。吾族長名查理士。寓法之德蘭島密龍城內。若請其轉遞。萬無遺失之理。余等且行且語。久之。至默塞耳小村中。買海特魚爲朝餐。止一小酒肆。交店主婦代烹。雅南隅坐。時作謔語。令人聞之解頤。余見其御長襪厚衣。狀至觸目。雅南則談笑自如。妙語動人。有類道上遊惰少年。當店主婦去魚鱗時。雅南與作諧語。謂其肚腹常病冷。因敍說病狀及痛苦情形。而於店主婦殷勤語以救治之方法。尤恭敬聽之。極堪發笑也。餐畢。卽酬店主婦以相當之值。急離默塞耳。時驛車適自愛丁堡來。雅南謂車中或載有敵人。以迴避爲妙。乃行。其時風雖勁。然日光威烈。氣候煦暖。而雅南爲厚衣所苦甚矣。至潑利司賓。雅南引余入道旁田中。籌議戰備方法。久之。出向谷根齊。谷根齊者。小城也。屋宇圮毀。道

路亦不正潔。惟漁市甚盛，而酒店獨精潔。雅南已不勝其熱，急欲得杯酒解渴，乃相偕入道旁一肆而飲。飲間，雅南復仍作故態，敍說腹病不止。余則坐而靜聆，覺其對店婦謔語雖至，然無涉及邪者。一味以詼諧滑稽出之，視彼店婦爲玩物而已。旣而店婦因事而去。雅南遂問余曰：「若能習爲此語乎？」余謂對於婦女輩，必宜曲徇而令之悅。彼輩皆可憐之羔羊也。大隈乎？若亦當習此。惟亦須以機變出之。卽如此老婦，若爲少女者，則必不樂聞肚冷。惟其老也，故不相嘲。而轉生憫心。語余以醫之之法矣。時店主婦又來。雅南乃復續與殷勤。呶呶不休。此老婦聞雅南之病，斗憶其弟之在阿白而特者，亦有此疾。遂娓娓描摹其病狀。余聆之無味，甚至假寐。遂步至窗間。縱目向外，愕視者久之。旣而忽有所見，瞿然驚醒。苟有人在吾側者，當見余全體之顫動也。急回身趨至雅南處。時則店主婦方敍述治腹疾之法。余乃前曰：「先生，余有友人頃方過此窗下也。徐徐而語，行若無事。雅南亦隨意應余。復轉身仍向老婦，請畢其說。老婦遂復叙其小說。雅南同時以半法郎授諸老婦。老婦乃不得不止其語。

而持往兌換。雅南見其已去。乃問曰。若所見爲紅頭人乎。余曰。然。雅南曰。余在林中語汝者何如。雖然。彼之能躡我輩來此。亦云奇矣。想彼今已在巷之左右也。余曰。彼已入巷之深處矣。雅南曰。彼是否過窗下。余曰。彼直行而過。目不左右視。雅南曰。是則更有可疑者。大隈乎。予謂以速行爲是。然予等向何處去乎。予又將竄遁荒野。一如往日矣。余曰。此行有異於前。蓋余等囊中皆有資矣。雅南曰。密斯脫潑爾佛。此行尙有一異點。卽有人尾吾儕也。不一時老婦復來。雅南一見卽呼曰。好主人乎。若店亦有後戶否。老婦答以有之。并指明其所達之處。雅南乃向余曰。先生。予竊謂此路較近也。乃復向店主婦曰。別矣。若仁慈之嫗也。余返家。將試若貽我之新捺門藥水。余等遂自店之後戶出。遵小徑以入於田中。雅南疾視四周。見此地極寂。乃坐下。語余曰。大隈今當籌若何對付彼等之戰略。但有一事必先詔若。卽頃者若令汝爲之應答周旋。則店主婦必不肯盡力如是。因余巧語適合其弟所患之症。是以其憫心遂生耳。大隈若亦知處世爲人之不易乎。余曰。雅南乎。余後此將力學之矣。雅

南曰。然今速解決彼紅頭人行動如何。彼行速歟抑遲歟。余曰。不速不遲。雅南問曰。絲毫無慌張之狀乎。余曰。絲毫不可得見也。雅南曰。然則更奇矣。余等今晨過默塞而時。並未見彼等隻影也。今乃踵余等來此。且已過余等暫勾留之店口。而其狀則又似未知余等即在其內者。大隈乎。余今悟矣。彼等之志誠不僅注重汝一人。此來殆爲余也。彼等必已知余逃遁之處。余問曰。彼等安能知之。雅南曰。或吾儕爲史律師所愚。特假該地以爲捕余之計也。吁。人心之險詐。誠可嘆哉。此輩緝余儕者。今當羣伏於其倫灘間矣。雖然。予尚有望。今可暫留不行。以候天黑再前往。最妙天公慈悲。助予以西風。則一登舟即可駛出海口。匿於非述島後也。敵旣知余將往之地。則時期亦必知矣。雖然。爲余謝傑氏及彼紅衣諸輩哉。余熟知此間路塗。譬諸掌背之紋。君肯偕行者。則余可爲導。向內地直趨至特勒頓。乃折而抄出於北。以再至於海濱。其時若余舟而在。則設法登之而速行。否則余仍回就吾草堆內睡耳。彼尾余儕者。無論如何必失算矣。余聆之覺極有理。遂答曰。善。事頗有望。請速前行。

## 第十三章

雅南導行至速。余緊隨其後。茫茫然莫知方向。時而狂奔。時而伏趨。又時而徐步。有一次奔走極迅之際。一鄉人迎面忽來。雅南神色甚爲從容。似早已備之者。不假思索。立卽止步而問之曰。若見吾之馬否。村人曰。未也。於是雅南向之敍說。娓娓然。謂余等方有遠行。不虞所傭之僕。驅坐騎而遁去云。且語且喘息。且自咎運之不佳。復詈余之拙惰。謂坐騎之失。皆余不細慎之故。村人作慰語三四而去。余等乃復前行。行次雅南語余曰。凡人有不可告人之祕。斗爲他人所詰。則必須作他語搪塞之。蓋人見汝之不肯告。則益起疑惑。若汝慨然而談。則彼自以爲已知汝之祕密。反將一笑置之。不屑轉告他人矣。此等處皆苦所宜習之機變。若其識之。余等又行久之路盡。前爲海岸。左爲危峯。上爲阿勃來克禮堂。右爲白威克洛山。露立水中。特勒頓距離不遙矣。北白威克洛山以東。小嶼林立。其中大者凡四。曰雷司。曰梅勃。曰非述拉。及阿非特拉。形勢皆奇特可觀。阿非特拉尤甚。其島體兩端聳起。如雙峯。綠茵青草。

遍其全身。遠望碧然。旣近見其上屋圮宇敗。傍海而立。海水湧入其窗。簸騰出入。如眸子之閃閃眼穴內。前此當爲人跡所至者。而今則似荒矣。島後有港甚佳。安爲西風所不能加。所傭之舟蟋蟀兒方繫艇其中。龐然如大獸。雅南率余遰海灘。向之而進。灘皆沙礫無屋舍。無徑路。荒涼滿目。至頑兒村童之足跡。皆不可得。惟沙鷗成羣。迴翔空中耳。蓋居民皆在特拉頓。其地商業頗興盛。而一二事漁者。則寓於北白威克山之其他一面。晨起卽鼓槳揚帆。入海而漁。至晚卽返。此處則視同棄地。蔑有臨視者矣。余二人至此。卽伏灘上。以肚貼地。而獸行。時時狼顧前後左右。心房鼓震。擊脅骨不已。其時日光益明。照耀碧波。燦爛萬狀。蘆草偃仰。兔雉飛竄。而沙嶼四起。似天特備此以蔽掩逃人者。雖偵者瞭者。卽近在嶼上。亦不易察。此匍行礫中之逃人。雅南至是忽止。謂余曰。再過則有羊牛之牧徑出於前。故今旣不能抵舟中或法境者。則尙以留此爲要。余今恨不能知尾。余者之在何向也。余曰。彼等或尙未來也。卽令彼等已來。余等亦無妨。蓋彼等必有種種設備以候。余等之貿貿然自東來踐其

機。但今者吾等自西而來出彼等之後。則彼等計畫皆成畫餅矣。又曰。余雅欲得與彼等博戰。然事機不容奈何。余曰。雅南乎。時機易失難得。其勿遷延。雅南曰。法諺云。惟光陰爲最可貴。余亦知不容少緩也。但緝吾儕者。狃俟前途。殊爲可危。故躊躇莫決。唉！吾祇須知敵之一定狙伏處即可矣。余曰。雅南此則汝焉能知之。雅南赧然歌而自嘲曰。彼謂非予腦力所及兮。此言誠然。無可奈何兮。作此思維。吁嗟壯士兮。眞非予腦力之所及兮。乃突起立。舉右手高麾素巾。向海而進。余步從其後。左右四瞭。以防非常。時緝余等者。猶在港之對岸。而船主亦未料及余等之來。若是早也。見白巾。乃羣起。纜帆具等似於昨日預爲準備者。不一秒鐘。舢舨已放。鼓槳向余等而來。斯時距其倫灘尙有半英里之遙。忽見有人猱升一沙嶼之頂。縱目四瞭。舉臂向空中搖曳。倏卽杳然。惟羣鷗驚起舞翔。似證彼處有伏敵在焉。雅南尙未矚及。但引領直視向岸而來之舢舨。及巍然居水中之大舟耳。余乃以所見告之。雅南則曰。此勢所必至也。余等所立之海灘形狹長。地亦平坦。砂礫甚少。潮退時則澄澄然。一

片黃色之平陽。且極便於履步。有小溪橫貫其中。以抵於海。左右則沙嶼密布。儼如堡壘。因之目爲所阻。不能窺其後是否有人匿伏。令余疑慮不止。舢舨中之擊楫者。則似有意嘲弄。余等愈急躁。其前進愈遲。雅南回首謂余曰。今所欲知者。彼緝吾儕之首領。將如何發號施令耳。余等二人價值共四百鎊。彼急則或將以鎗取吾儕矣。且踞高嶼而射擊。極易也。余曰。按之事理。當無足畏。彼等斷不能明目張膽。持鎗械而來。至多不過手鎗耳。雅南曰。余亦信之。今祇憂彼小船之來遲矣。於是。以指捺脣上。作呼哨聲。一如犬吠。時舢舨行程甫達三分之一。而余等則已抵水濱軟沙地。鞋尖陷入。不能更前。惟呆俟於此。雅南則目注小舟之徐進。余則注視連亘不斷之沙嶼。萬慮潮湧。觀空際之沙鷗。驚翔不止。知其後伏敵必多也。雅南忽語余曰。此處若見射擊。則絕無障蔽。極爲可危。予願予膽壯與若伴也。余呼曰。雅南。是何言歟。余謂汝周身都是膽也。雅南曰。若誤矣。予非怯也。予經歷多。故臨事恐懼耳。至於勇敢。冒險之膽力。固不讓人也。大限。汝試思之。余等二人今逸在此間。余則志在必出國。

而君則方躊躇兩可間。今事機已迫。急宜速斷。勿稍遲疑。否則行將蹈危矣。余念及昨晚在林中自籌之策。心志堅決。乃答曰。雅南。余決計留此。尚有要事與史底沃脫商酌。且余已約之矣。雅南曰。汝必踐此約乎。汝寧踐此約而甘入於敵人之手乎。抑願速隱。靜待大審時出爲遮氏之證人乎。汝試思留此豈有幸免之理哉。余呼曰。余亦知留此萬無僥倖之理。惟憶考林被刺後。余在遮氏舍中。允拯遮氏於險。此言不可背之。況濬司官允保全余生命。安可置遮氏於不顧。即使濬氏食言。余亦願樂爲遮氏死也。雅南曰。唯唯。然則聽汝可耳。是時不見有敵人隻影。余意吾儕來此。殆出其不意也。余聞是日納耳等分隊四散蟄伏重嶼中。呼聚不易。且距吾儕所立處甚遠也。正立談間。小舢舨來益近。惟水手狀極畏却。蓋彼輩皆盜竊牲畜之毛賊。烏合而成。無上等人爲之統率也。及見吾等。似有一種不懌之色。表現於面。惟船長似尙長厚。以狀卜之。決非賣雅南者。且大舟中篷帆等皆早已整理齊備。以待雅南之來。其時船長恩迪力策槳人。蕩舟前進。雅南見舢舨接近。乃大悅。面紅若火。斯時嶼後

哨聲四起。一似驚駭余等之得逸。特作此聲以脅恩迪者。水手等驟聞此聲。立卽停槳不前。船長恩迪愕然呼曰。此何聲也。蓋彼旣近。音浪益清。雅南曰。無他。是予友所爲語畢。卽塞裳涉水。向舢舨而進。忽又中止。回首顧余曰。大隈汝眞留此乎。予今不得不離汝矣。余曰。然。余決計留此。雅南雙足浸水中。愕立者移時。乃喟然曰。汝欲冒險。亦祇可聽汝矣。乃撲入水中。深及胸際。爲舢舨中人引起。立卽迴槳向大舟而去。余背手呆立。見舢舨漸行漸遠。雅南危坐其中。返身回顧。余不覺淚爲之奪眶而出。自覺從此獨留司各脫。爲顧影自憐之孺子矣。乃轉身向岸而趨。其時四無人聲。惟日光藹然。曝於沙灘之上。海風疾徐。鷗鳥飛翔不下。再進則叢草蔓生。中有小鳥飛躍不止。而仍不見敵人隻影。然實則已距余不遠。狙伏左近。靜以伺余矣。蓋彼等非善戰之兵士。皆係尋常棍徒。故不敢公然出鬪。不過爲金錢所役。作此拐刦生涯也。余當時且行且思。以此案就濱氏一方觀之。至多刦余他往。以防妨害其進行計劃。若以法氏一方心理推之。則或者危余生命。亦未可知。不然。何以使納耳驟余後也。

余思至此。不覺大懼。急以手撫劍鞘。欲出以自衛。旣又思彼等設心謀余。必有多人。卽與抵抗。亦屬無益。或潑氏主張保全余生命。而密授意於納耳。若余赤刃相迎。則彼等反有所藉口。危余生命矣。於是決意不與抵抗。湧身直上沙坡。回首回顧。則小舟已如一葉。逼近大舟。彷彿雅南尙搖曳白巾。聊爲示別。余亦高揚余臂。以答之。又揭帽奮力而登。乃達坡頂。正欲俯察。而豐草中惡徒盡起。皆手一刃。向余揉進。余乃閉目默禱。聽其所爲。不意久無動作。張目則見衆方環繞四周。耽耽而視。就中一人忽作大語。問余曰。若降否。余曰。吾不知降不降。但余劍至今未嘗出鞘。汝輩當已見矣。於是衆惡徒一擁而來。先去余劍。然後探囊取繩。縛余手足。擲之草中。乃就地環坐。瞪目注視。旣而呶呶不已。解余囊。出其中所有。而均分之。余此際萬念俱灰。靜以待斃。回首遠瞭。見雅南已升大船。張帆出峽。過白威克山。向海駛去。知好友已脫險。心中大慰。余被縛約二時許。而惡徒續來者益多。計約三十餘人。納耳爲之首。每一人來。語聲尤厲。緊握其拳。似欲尋釁者。經納耳和解。始各散去。惟納耳及二司各脫

人留以監視。余乃謂納耳曰。汝女主知汝作如此行爲。將大怒矣。納耳禁余勿聲。直守候至日落西山。天色垂暝。方有一頑長面黑之英人。騎耕馬來。遙呼曰。予來矣。納耳卽於袋中探出一紙授之。其人接而誦讀一過。乃曰無誤。遂下騎。舉余加諸鞍上。將余雙足縛於馬腹之下。卽騰身上馬。揚鞭起行。三司各脫人緊隨馬後。所經之路。荒僻蒼涼。絕無行人。在塗所遇。惟愛河中一對小兒女。彼等疑余等爲刦賊。倉遑避去。行未幾。越過白威克山。余在馬上遙見遠樹密排。禮拜堂之頂矗出林間。堂中燈火四射。以相距太遠。知呼亦無濟。乃勿聲。行旣久。漸聞海濤與岩石相搏之聲。清越可聽。天空中新月迷漫。似見前途巖石上有圮塔矗立。隱約可辨。旣近。乃知爲頽圮之廢堡也。英人卽於堡外下馬。鬆余足縛。挾余入堡。而縱馬於外。三司各脫人。亦相將而入。於是均止於垂傾之石室內。就地圍坐。集薪舉火。余舉目四視。見壁多傾圮。罅漏甚夥。野風吹入。鼓焰上騰。余此時手縛已去。惟雙足繫縛。乃倚壁稍憩。英人出糗糧共食。以燕麥麵包一。及白蘭地一杯。相授。復以其餘轉授三司各脫人。就火圍

坐共食。彼等且飲且語。余則默坐室隅。但覺野風四入。火煙亂飛。岩下水聲潺潺。自遠而至。自思身命幸已保全。惟馳驅過勞。不移時。倚壁睡去。旣寤。則爲時已晏。約深夜矣。自視足縛已去。身方爲人負於肩脊。遵峻阪向岩下行。經石罅間。下至海灘。有小舟繫焉。乃置余其上。而英人及三司各脫人亦相率而登。卽乘星光微濛中。解纜蕩槳。向海而去。

#### 第十四章

余不知彼等將余運往何處。但將雙目疾視。冀得與他舟相遇。可以呼救。而竟不得。但憶曩時所謂一二十磅者。不禁悚然危懼。若再蹈前轍。被賣於阿美利加之墾田處。則將永墮孽海。不能自拔矣。此時旣無第二雅南相救。又未必再致觸礁。以脫離此厄。不覺駭極而量。彷彿此身已在美州雪茄場。被人驅策。全體爲之大冷。再加以水面空氣異常凜烈。小船之纜。點點皆露。余坐舵間抖之不已。把舵者爲英人。人因其黑也。故稱之曰黑恩第。渠見余畏寒。乃以厚衣授吾。衣上魚鱗及積污甚深。

余不暇計而加之余體。曰謝若厚惠。余必有以報之。因問曰。君貌不類愚頑之司谷脫人。必明達通法律者。何必附從彼等。爲此明知故犯之罪。恩第曰。予不解法律。但余之爲此。亦受命於人。非貿然爲之也。余曰。然則君將以何法待余。恩第曰。汝可安心聽吾輩指揮。決不加害於汝也。其時海面碧澄。星光悠然。天似放曉矣。小舟前阻一嶼。初矚之似一大石。踞坐海中。與水相搏。澎湃作聲。旣近乃知係一島。其上鳥羽幾滿。白若曉霜。中有峻岩。四圍碧草相環。羣鵝匿伏。見舟近。乃驚翔空際。石後有黑色監獄一堡。門傾圮。不可名狀。余一見頓悟。乃呼曰。噫。若等將送余於彼獄乎。恩第答曰。勿慮。但送若至此嶼耳。古來聖賢放是者甚多。今則久無人居矣。余曰。旣無人居。則島之荒廢。不亦已久乎。恩第徐曰。寂靜寧非彼鵝羣所最喜者乎。舟益前進。曉日推霧而出。嶼之全部。乃益明瞭。四周大石壘壘。有小徑直達水濱。於是小舟卽繫纜於其間。先將舟中各物運卸岸上。然後恩第及三司谷脫人攜余共登。舟中水手立卽解纜。鼓槳向岩後大陸而去。余及恩第等均留於此寂靜之小嶼上矣。是嶼地

產甚稀。惟鵝類甚夥。鵝之小者可以充饍。其壯者卽油與毛羽。值亦不貲。余與恩第等分負船中所卸各物。循石級至石室前。啓重關而入。過傾圮之堡門以達石室。室雖樸陋。尙未傾圮。中有煙突一具。偏於室之北隅。其南有木牀。恩指以爲余寢榻。以余出身驕貴。必不慣地眠故也。余語之曰。余之身分不在寢處之佳惡。且曾遇較此尤苦之境。亦當之無有損害。雖然。承君厚意。余願靜匿此間。祇求勿以嘲譏相加可矣。恩第似頗慍。呶呶者移時。旣又回嗔作喜。以其狀卜之。其人殆沉毅長有思慮之人也。且聞其爲長老會會友。每日輒誦聖經。余囚嶼上時。彼極願與余辨解其中眞理。惟有時失之於偏。但其熱誠。則頗可信也。雖然。世人之言行。每兩兩相反。恩第雖滿口道德。而販私漏稅不法之事。則仍爲之。未嘗少悛也。島之對面大陸上有古塔。傍水矗立。恩第嘗用以爲堆積私貨之處。其視此塔。不啻生命。至殺人放火之事。則亦蔑然不以爲意。以此方之。世人之言行。每每相左。亦不獨恩第一人也。余靜居島上。一日晨起。遙見海面上有巡艦投錨其間。忽放一舢舨。至嶼側。野火山及撒丹林。

之間從事測量。蓋是處海峽最爲險要也。測量既畢返棹向艦報告。大艦遽乘潮向嶼而進。恩第及三司各脫人見之大懼。乃與余協商欲避登嶼頂。余自維此身子然無助。祇得諾之。於是同避岩頂。伏身危峯之間向外遠瞭。見艦來益近。直薄嶼左。而艦中軍士排隊整列。靜聽指揮。未幾排槍驟發。彈丸如雨。飛揚空際。鵝羣驚起。蔽天而翔。哀鳴不已。余注視其狀至詳。後知此艦名海馬。艦長名別塞。而雅南幾爲所困。此乃後事。當時余等匿於峯頂。俟海馬去遠。余等復下。適小舟將羊肉送來。余乃大嚼。蓋久未得嘗此佳味矣。余習居旣久。恩等亦聽余自由不加羈縛焉。獄後有老圃。山花野草相間以生。林中櫻桃纍纍。其岩側有密室。深邃幽僻。當爲古隱士所築也。每於晚間聽恩第及三司各脫人演講盜牲竊牛之說。及此監獄之歷史。據云古來殉道之聖賢。因於此者甚多云。余奇其說。心中幻象頓起。每於晚間彷彿聞篤於宗教勇於道義之聖賢。高頌讚美上帝之詩。而曉起於遠霧中。彷彿見古時守獄之兵士。荷戈徘徊於堡壘之上。此皆心像有以造之也。恩旣善談吐。而所知故事又極多。

於此嶼之軼事尤詳。余亦樂聞其說。一人乃益相習。余更探其意旨而奉迎之。於是獄吏與羈囚乃益交好矣。余居此體甚安適。但心志甚苦耳。久之亦安。惟每憶及傑氏之案審期近矣。則心志忑不止。恨不能飛過此海。以拯傑於厄也。念恩既與余交好。則可以賂動之。於是蓄意尋機。與彼密商。一日恩方一人執經坐於危峯之間。余趨前與語言間稍露端倪。并出懷中鈔票示之。恩第稍注視。仰首向後。大笑不已。余曰。密斯脫恩第。此乃不列顛銀行之紙幣也。彼蠶奴祇攬吾現金去。殊不知是紙所值甚鉅。恩取閱之曰。誠然。余乘間曰。竊謂是紙足以易君之志。恩曰。嚇汝欲以賄賂之手段。動搖予志乎。殊不知予非賄所能動者。余曰。請勿大言不慚。若非受人之命。而囚余至於十一月廿一。以俟鴉冰案之審結乎。余早知彼等之詭計。不意誤踏其機而入於陷阱也。若再遲遲不行者。則大事去矣。余察其神志似已稍動。乃益以正厲之語懲之曰。恩第若知世事者也。其靜聽余言而再思之。余知若囚余。乃秉承官吏之命。殊不知是諸官吏。余皆曾親自謁見。與作談判者。今彼等乃遣此司各脫人。

孰余而置之叢峯之間。非監非獄。軟禁斯燠。以俟十一月廿一之期。而復潛縱余去。此種爲鬼爲蜮之伎倆。豈文明通法律之人所宜爲乎。爲主謀者必卑鄙齷齪。君又何樂爲之助。以分此謗哉。恩第曰。紹斯若言頗當。彼等非忽格亦非屬長老會者。其品德之劣。固不必論。余曰。彼羅浮脫氏之族長。西門法來賽而非極忠之忽格。而長老會中大人物耶。恩第曰。予不識是人。予與羅氏無絲毫交涉。余於是悟遺恩者爲濶氏。而非西門矣。乃探之曰。然則濶氏殆與若有交涉者。恩第呵曰。余不汝告。余曰。余亦早知就裏。勿庸若之告我。恩第曰。但余有一語。必須告汝。卽余與汝無直接關係是也。余曰。恩第。然則余乃不得不略披肝膽矣。於是舉余事約略告之。恩聽之極樂。俟余語畢。稍一沉思。徐曰。紹斯若所言頗奇。而甚不可信。以予私意測之。則汝誠類一紳紳少年。無大智識。不審利害者耳。余年事長於汝。識略自覺老練。竊謂若還以安留於此爲佳也。至多不過一司各脫人木士屈受縊刑耳。設予縱汝。則非惟汝將罹於危。余亦將受罪。而彼司各脫人。仍不獲幸免也。余實據情相告。若還以潛

心留此嶼爲宜。余加手其膝上曰。恩第當知是司各脫人實無罪也。恩第曰。此誠可憫。但造化不測。每每如是。吾等安能與之抗乎。

### 第十五章

余旣運動恩第無效。乃祇得強留此間。與彼三司各脫人終日對晤。至爲可厭。蓋三人均未能深通英語。惟納耳稍能作通常語。然有時亦咯咯不能出諸口。甚至意與言違。幸性皆率直。雖襯襯不堪言狀。而對余及恩第之禮節則甚恭。趨事有若僕役。無事時則終日睡臥。蠢如豕鹿耳。余旣留此寂靜之嶼上。終日在鳥聲山水之間。憑高遠瞭。時生幻想。恩第亦然。每屆入夜。冷寂尤甚。日間稍爲舒適。然沙鷗上下。海濤與岩石相搏之音震耳鼓。令人聞之。不寒而慄。一夕余方抱膝而坐。忽憶及雅南之嘯。乃試學之。忽聞納耳曰。止。是極不中聽也。余問曰。不中聽乎。於汝何事也。納耳復語曰。恐爲幽靈所聞也。余曰。此間必無幽靈。恩第忽曰。此間雖無幽靈。然妖人固未始不有。余問曰。妖人較幽靈若何。恩第不答。但曰。妖人恐此嶼未必不有。汝等若欲

聽者。則余將以此嶼之怪事相告。余等同聲贊成。卽彼三司各脫人中之英語最劣者。亦凝神靜聽。恩第曰。余父名託姆特。而今作故已久矣。幼時粗豪有膽氣。無智無識。亦無德行可稱。惟貪杯好色。後忽自拔爲兵士。派爲此嶼之守者。然酗酒之性。仍不能改。嶼中糗糧皆自大陸運來。不甚豐足。有時必藉漁獵以濟其乏。當時適值大戮之後。監中空屋甚夥。皆爲聖賢殉道之所。予父雖擎槍守此。然心極正直。每當夜中巡值時。四維謐靜。鴉雀無聲。輒聞獄中志士。譌贊美上帝之詩。良心屢爲之激發。自覺今方助桀爲虐。毀絕聖道。恐罪積如山。不可赦宥。而懊惱恐懼心大起。但一俟晨光甫曦。朝日東升。則又故態復萌矣。其時此嶼峯頂有一女。名先知濬頓者。其歷史汝等想已知之。無俟予之再述。濬之狀況。大類野遁之遺老。面貌嚴若審判官。其聲調淒厲。有若鷗鳥。其語意之熱。有如爐中之火。人皆怖之。同時又有一女郎。亦居於此。惟已忘其姓名。此女殆非上流社會中人。蓋上流婦女決不來是也。傳聞頗美麗。與託姆極款洽。常同行散步。一日適經濬頓之園外。濬方祈禱甚殷。女子無識。遂

譏笑之。濱頓聞之。迴身注視。目光如炬。余父見之。不覺恐懼。而膝爲之屈。濱亦不怒。惟向女作憂慮之狀。誠曰。可憐蟲。可憐蟲。若毀謗上帝。行將畀汝以責罰矣。未幾。是女與二三兵士遊於峯頂。忽狂風驟來。捲之入海。予父目擊其事。不覺震驚感動。然日久仍不能悛改。一日。因細故方與一兵士決鬥。予父呼曰。魔鬼助吾。此亦不過平時習用之語也。不意呼聲甫畢。濱頓忽現於前。倚杖。手燈。泥垢滿面。右手高舉。容色莊然。喝曰。可憐之愚蠢。若欲魔鬼助汝乎。行見魔鬼之攻汝矣。予父驚懼。乃擲械。五體投地。余自後決不敢再擎械以抗基督教徒。從此尊禮上帝矣。於是乃於長官處稟請退伍。經幾番之辨駁。乃邀允准。予父退伍後。卽居於北白威克。自此虔奉上帝。成一正直之人焉。至一千七百零六年。此嶼歸於達姆惠氏。舊時同伴招之同爲此嶼之看守者。是人素嫓知豢養鷗鵝及捕漁之法。又篤於宗教。又彬彬有理。人嘗呼之爲托特拉白來克。蓋其名也。予父與同守此嶼時。常攜余往造其室。時予年方學步也。拉白來克所居。爲一禮拜堂之後院。堂在深巷之內。巷狹窄而黑暗。當皇后

巡海之時。撒克遜人傑姆司之黨羽。卽於此堂中密謀種種。因之此堂遂蒙蔽惡名。人咸不欲爲其隣居。而拉則不計。毅然居之。某日。予父率予直入其室。見其方坐織機上。胖然肥大。肌肉鬆鬆。手撫梭而目闔。面作怪笑。一似有神經病者。余大驚。欲走。而余父則曰。上帝福吾語未畢。拉遽醒。呼曰。託姆若來乎。我見若極忻慰。余頃方作惡夢。殆胃食未消故耳。於是二人坐而大談。各自詬伐。均自居爲將來此嶼之主人。兩不相下。繼之以詈。於是皆大怒而散。予猶憶予父是日回家時。口中尙喃喃詈拉白來克不止。且曰。其人終日在夢寐中。安能得此嶼也。歲月易逝。不數年而此嶼竟屬於余父。拉白來克乃不得不去。其來辭時。謂余父曰。託姆。若勝余矣。余望若之永保此嶼。得隨所欲也。余父旣得此嶼。與余同居。終日以漁獵爲樂。予父自幼山居。於獵取沙鷗之術尤爲嫻熟。鷗多築巢於峭壁峻坂上。人所不能至者。予父乃以長繩繫腰。繩峻坂間。乘機攫捉鷗鵝。每屆春風和暢。日麗水明之時。予父獵取益力。得一則鼓唇而吹。自鳴得意。一日方懸身峯下。距地約二百碼。忽來一大鵝。突擊其繩。此

繩用之既久。安有抵抗利嘴之力。幸未爲啄斷。否則自空下墜。立成蠶粉矣。予父懼而大呼。鵝疾下直掃其面而過。鵝似有靈性受人指揮者。旣去復來。舞爪撲人。吾父大震。思此物必非常鳥。殆幽靈所化歟。其時天色漸黑。乃急作號哨。令其童子引繩。鵝似知之。立即離繩而去。繞岩頂盤旋。作勢向吾父直撲而來。於是出刃自衛。鵝又似已知不能敵。立即長號一聲。折向嶼後而颺。鵝去而吾父亦震暈而失其知覺矣。童子引之上。見其狀疲敝若死。乃以白蘭地飲之。吾父始醒。旣醒則蹶起。欲往視岩下小舟。蓋恐彼怪鳥將挾之而去也。四小童力爲勸慰。吾父終不安於心。卒命一童往守彼小舟。其心始安。復曰。此魔窟也。余急欲離此嶼而去矣。小童輩乃昇之舟中。返棹抵北白威克。自是吾父遂患熱病矣。狂嘔不止。臥床者經夏秋二季。臨問無人。惟拉白來克間一訪耳。而吾父每於拉氏來訪時。則狂嘔益甚。眞不可思議也。其時余祖率余方日漁於海。有一日余祖所獲極夥。離陸亦遠。漸近此嶼。同時以舟隨余祖後者。乃凱斯登之孫第。其人今已奄化。否則可以作予之佐證矣。當時孫忽呼曰。

嘻。嶼項上何物乎。余祖舉目遠瞭曰。羊耳。何足異也。孫棹舟前進曰。否。是乃人也。余祖因小舟已滿。不欲再多載一人。故不之應。旣思余父方在家偃臥。此嶼那得有人。遂與孫舟並進。直至嶼下。余祖出遠鏡細矚。則嶼上果有一人。其衣青色。方向風婆娑而舞。余祖曰。是拉白來克也。以鏡授孫第。孫第觀之。亦曰是拉也。余祖曰。其人卽非拉氏。亦必與拉之面目身體極相類者。孫第曰。此地拉何能至。其魔鬼之幻形乎。余將以鎗擊之。乃出其臘銃。蓋孫第乃吾鄉善射者。此鎗片刻不離其身也。余祖止之曰。不可。余等必慎之。否則誤傷一命。將不可收拾。孫第曰。上帝方假手余等。令見此魔鬼而擊之。何必多疑。余祖曰。不可。齒莽。孫第喟然曰。然則如何。余祖曰。有。余將以舟返北白威克。往訪拉白來克。如已他出。再棹舟復來。共登嶼項覓之。若拉白來克仍在其家中者。則余將於港口升旗。若一見即可以鎗擊彼魔鬼矣。議旣定。余乃入孫第船中。以靜俟消息。余祖行時。以古銀一片授孫第。令加入藥中。謂是銀足以辟邪。魔鬼當之。糜得遁者。言訖。蕩舟飛駛而去。余及孫第留此靜伺消息。予儕細辨。

其人正跳躍舞蹈。旋轉不已。其狀極類醉心跳舞之女郎。久之。港口大石上已升旗。孫第立即擎鎗照準。驟發其機。大聲頓作。船爲之震。余與孫第二人再拭目遠瞭。則日光烈烈。照曜嶼頂。頃所見之怪物杳無蹤跡矣。余等大懼。與孫第急掉舟而回。既抵港口。見岸上有多人鶴立以待余等之消息。蓋余祖登陸後。卽僕人往尋拉白來克。至則拉方坐織機上。閉目作怪態。有似微笑。乃急遣人於港口升旗而以餘人守之。未幾。拉忽作奇叫。聲極慘厲。倒臥於地。衆急趨視。則胸前有鎗孔。而余祖之古銀嵌在其胸際。——恩第語至此。納耳忽起曰。此事余知之已久。乃馬斯頓小說中之一節。汝乃襲取之耳。恩第怒曰。不然。此乃余父與拉白來克之事實。若司各脫人何能知之。納耳曰。汝何得以敖厲之氣相加。恩第曰。上帝不過畀若儕以一知半識。若司各脫人安敢與吾侔乎。納耳作土語大罵。且出刃立撲恩第。余見事機危急。力握納耳之足而倒之。以奪其刃。同時其他二司各脫人各執刃相向。余及恩第正在危急時。不料納耳忽叱止其同伴。而稱降於余。余乃釋之。次晨。余追思昨日鬪時狀。

# 完全華商股份有限公司印書館出版



八册

每册

五分

近者武成建廟。合祀關岳。又以古今名將二  
十四人爲陪祀。本館特就諸公之事跡。編輯成書。  
顏曰：模範軍人或一人一傳。或數人合傳。採摭  
史料。搜羅遺聞。以淺顯之文筆。述偉大之  
事業。凡我軍人及一般國民。皆宜人手一編。  
以爲私淑之師資。而振尙武之精神。

第八册

周戚藍馮	常徐郭旭	劉韓	狄王曹	郭李蘇	尉	李賀韓	謝王趙張	岳壯穆繆
遇繼	遇烈	世彥	子光定遲	若擒				
吉光玉勝	春達佩元	鍛忠	青章彬	儀弼方德敬	靖炳虎	玄濬雲飛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七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八册